

畫書古來最夥六朝五代唐宋金元各有評跋其畫譜畫記畫品畫史畫繼
畫鑑廣川德隅齋聞見記山水家法則其尤也我朝唯有圖繪寶鑑後附諸
善畫者然泛收濫取忘議過稱覽者病之中麓是刻指是彈非超今軼古言
人之所不能言道人之所不敢道世必始而訝之久必信而傳之矣畫非小
道禹貢職方山川疆界器用制度草木魚虫非畫何考左圖右史圖以形史
以事二者用則一般故曰畫非小道旣曰畫非小道則夫論畫獨精者功豈
小補哉

嘉靖丙辰四月同邑兩峯楊道跋

湖山子村寓與中麓公隱居密邇嘗得過而觀其所著畫品皆論國朝善畫
者雖責備不少假借有片長亦不棄遺但不詳其鄉貫字號及仕否行業茫

然不知爲何處人亦不爲何如人其意以爲主於論畫而不暇於論人如春秋之法不繫于大夫者終始人之而弗詳因執書逐名扣之中麓公應答如響遂筆之於冊止有數人未真者以待查補據此不唯知畫且從而知人公之博學善記於是乎可見云

戴進字文進號靜菴錢塘人不但工畫制行亦復高潔吳偉字小仙江夏人以欽取授錦衣百戶性豪放輕利重義在富貴室如受束縛得脫則狂走長呼內臣雖持重賞求畫不得其片張半幅陶成字孟學號雲湖寶應人領順天鄉荐資性灑脫不唯善畫篆隸尤工杜堇字懼男號檉居丹徒人博雅精敏詩文字書久擅時名呂紀字廷振四明人錦衣指揮德性端謹夏景字仲昭東吳人累官太常寺卿書畫詩文皆佳求者踵至能一一應之可見其人

周臣字舜臣號東村東吳人詩亦有思致蔣子成江東人唐寅字伯虎東吳人舉宏治戊午鄉試第一以會試事誥累終其身李在字以政莆田人以畫士欽取沈周字啟南號石田蘇州人文學該洽詩律清新作字亦古拙可取林良字以善廣東人錦衣指揮聲名初在呂紀之上凡紀作多假書良名後則不然矣王田字舜耕濟南人以縣貳致政善詠諧信口爲詞聳人聽聞謝廷詢或又以爲廷循永嘉人清慎有文丁玉川江右人商喜字惟吉汪質字孟文金陵人鍾欽禮號南越山人王世正號歷山濟南人與吳偉同時被徵葉紳葉正名葉澄字元靜號常山世居京師原東吳人文璧字徵明因以字徵聘遂定爲名更字徵仲號衡山蘇州人詩寫俱妙小楷尤勝少年即不受賻父千金士林重之官翰林待詔夏芷字廷芳錢塘人陳憲章號如隱會稽

人石銳字以明錢塘人張輦太倉人史廷直號癡翁江東人性不受羈赤脚
騎牛着道衣腰繫黃縑劉俊字廷偉袁璘字廷器張祿號平山古汴人張合
字懋觀號賁所永昌人舉進士以吏部員外郎出歷藩叅謝時臣字道復號
樗山蘇州人沈仕號青門杭州人性好遊覽詩寫精絕高出畫筆之上鄔亭
山蘇州人郭錫字天賜樂安人楊戊生陶仰山劉後庄呂思石紀之曾孫李
本仁范行甫陳莫之皆浙人書畢又扣曰今誰爲第一曰唯元靜裝表誰爲
第一曰唯有王辰字子龍者他非所知也湖山子乃大駭曰日用緊要書他
人尙不能記乃於一藝亦能悉舉其實若是醫家言人之魂魄俱好者方能
善解而久記中麓公魂魄其超千萬人而獨優者歟

同邑湖山胡來貢跋

麓翁畫品成竹川野客見之以爲本朝能畫人搜括盡矣翁云一人見聞有限如楊景和名暄者以彩漆馳聲天順間屏風花物及小斗方備格精巧更不肯失身權要錦衣門達因其上疏劾之欲引以爲黨陷以富貴使之中傷善類景和佯許之門方午飯以盤中肉數塊與食之景和暗懷其二次日朝審則云實不知其事原門某教我誣之出其肉爲證他家無此割烹法雖苦刑辨說愈壯事竟白而畫由此益重矣君若不棄述此意作一跋語萬幸竹川野客不敢辭遂述而跋之以補所未備而廣所異聞云

同邑竹川野客華夏靖跋

春中倉皇過貴縣未獲晉拜惟向縣尉得公詩詞諸刻且行且讀至臨餐有不能釋手者準擬他日得遂瞻承一探淵海當不唯竊此緒餘而已豈意叨

冒北來遽成遠別大乖所願其亦自恨其緣薄也適得畫品所列宗匠不唯未覩其繪事亦多未識其姓名但覺諸所評隲皆略毛色而窮氣骨之論僕猶丐兒聞譚大烹者雖未能染指於鼎俎之旁其亦想像旨甘之爲快也

固始零樓張祉跋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硯史一卷宋米芾撰芾有畫史已著錄是書首冠以用品一條論石當以發墨爲上後附性品一條論石質之堅軟樣品一條則備列晉硯唐硯以迄宋代形製之不同中記諸硯自玉硯至蔡州白硯凡二十六種而於端歙二石辨之尤詳自謂皆曾目擊經用者非此則不錄其用意殊爲矜慎末記所收青翠疊石一正紫石一皆指爲歷代之瓌寶而獨不及所謂南唐硯山者或當時尙未歸寶晉齋中或已爲薛紹彭所易歟芾本工書法凡石之良楛皆出親試故所論具得硯理視他家之耳食者不同其論歷代制作之變考據尤極精確有足爲文房鑒古之助者焉

硯史

宋米芾元章譔

虞山張海鵬若雲訂

□好萬殊而以甚同爲公甚不同爲惑喻之而移非真人之更而得之則必信其守夫博奕猶賢乎已則吾是文必不見嗤于賞鑒之士

用品

器以用爲功玉不爲鼎陶不爲柱文錦之美方暑則不先於表出之綵楮葉雖工而無補於宋人之用夫如是則石理發墨爲上色次之形製工拙又其次文藻緣飾雖天然失硯之用

玉硯

玉出光爲硯着墨不滲甚發墨有光其云磨墨處不出光者非也余自製成

蒼玉硯

唐州方城縣葛仙翁巖石

石理向日視之如玉瑩如鑑光而着墨如澄泥不滑稍磨之墨已下而不熟生泡生泡者膠也古墨無泡膠力盡也若石滑磨久墨下遲則兩剛生熟故膠生泡也此石既不熟良久墨發生光如漆如油有艷不滲也歲久不乏常如新成有君子一德之操色紫可愛聲平而有韻亦有澹青白色如月如星而無暈此石近出始見十餘枚矣

溫州華嚴尼寺巖石

石理向日視之如方城石磨墨不熟無泡發墨生光如漆如油有艷不滲色赤而多有白沙點爲硯則避磨墨處比方城差慢難斲而易磨亦有白點點

處有玉性扣之聲平無韻校理石揚休所購王羲之硯者乃此石今人所收古硯間有此石形合晉畫約見四五枚矣

端州巖石

巖有四下巖上巖半邊巖後礫巖余嘗至端故得其說詳下巖第一穿洞深入不論四時皆爲水浸治平中貢硯取水月餘方及石石細扣之清越鸚鵡眼圓碧暈多明瑩石嫩甚者如泥無聲不着墨清越者溫潤著墨快不熟無泡然良久微滲若油發豔亦有不乏者然方城溫巖十磨此石三十磨方相及下巖旣深工人所費多硯直不補故力無能取近年無復有聞有仁廟已前賜史院官硯多是其後來歲貢惟上巖石上巖在山上石性乾紫色深理龕性硬眼黃差不圓而青色淡其巖深處間有潤者而眼終不如下巖也有

着墨者拒墨者其着墨者初用半月前甚快蓋細砂石所發出理也半月後則退生光撻墨又須以柔石發之已而復然拒墨者雖新成便拒墨此等石扣之聲皆堅響而老半邊巖者在山半石理同上巖色青紫近墨多瑕而眼長如卵有瞎眼者中是白點死眼者黑點而暈細翳眼者或青或黑橫亂其眼又多青不成眼圓點橫長青間道如松木紋其極麗者費筆而稍細者多乏後礫石上人刻爲盆印合壓紙兒戲之物多夾砂無眼少瑕間有極細軟者發墨不乏扣之無聲土人不貴而用實有在半邊上巖之上者不可常得又徧詢石工云子石未嘗有其在巖中實於大石版上鑿豈有中包一子者余嘗謂若溪流中多有卵石容差褊可斫面磨墨所謂石子世因訛爲子石至有斲樣相似而爲之者於理必不於大石中心復生卵石也世之好奇者

又以歙州羅紋石作子石硯文本直兩頭取銳則紋脫短至左右頰自然成
漩紋便謂之是真子石可笑綠石帶黃色亦爲硯多以爲器材甚美而得墨
快少光彩已上硯平生約見五七百枚十千已上無估

歙硯婺源石

歙州有硯圖石峒最多種而赤紫石多瑕土人以線脉隔爲三種病今人以
細羅紋無星爲上少時見一硯於士人趙光弼家其樣上狹四寸許下闊六
寸許如二十幅紙厚色綠如公裳而點如紫金斑斑勻布無羅紋點中無竅
自後不復都與此等者又士人周昌諤處見一小圓硯青羅紋一星紫金如
鵝眼錢此二硯最奇大抵發墨不乏獨以色如常之石而以奇怪爲品高亦
有赤紫色石無文理少瑕光澤如棗木土人以爲香爐之類亦斲爲硯與墨

闔而不相入經日便滑不可研矣又嘗于士人家見一金絲羅紋硯其紋半金半黑光彩與常異此外龕羅紋刷絲羅紋爲次第約見千餘枚矣但以色與瓦磚等品故不能高今但曾官歛者必收百餘故土人以爲生終日成一硯少有病不直數十金幸完仍好直五七千已上無估

通遠軍瀉石硯

石理澁可礪亦綠色如朝衣深者亦可愛久則水波紋間有黑小點土人謂之湍墨點有緊甚奇妙而硬者與墨鬪而漫甚者滲墨無光其中者甚佳在洮河綠石上自朝廷開熙河始爲中國有亦有赤紫石色斑爲硯發墨過於綠者而不勻淨又有墨者戎人以礪刀而鐵色光肥亦可作硯而堅不發墨

西都會聖宮硯

會聖宮石在溪澗中色紫理如琥石差硬發墨不乏扣之無聲

青州青石

色類歛理皆不及發墨不乏有瓦礫之象

成州栗亭石

色青銅點大如指理慢發墨不乏亦有瓦礫之象

潭州谷山硯

色淡青有紋如亂絲理慢扣之無聲得墨快發墨有光

成州栗玉硯

理堅色如栗不甚著墨爲器甚佳

歸州綠石硯

理有風濤之象紋頭緊慢不等治難平得墨快滲墨無光彩色綠可愛如賁色澹如水蒼玉

夔州黝石硯

色黑理乾間有墨點如墨玉光發墨不乏

廬山青石硯

大略與潭州谷山同

蘇州褐黃石硯

理竈發墨不滲類夔石土人刻成硯以草一束燒過爲慢灰火煨之色遂變紫用之與不煨者一同亦不燥乃知天性非水火所移

建溪黯淡石

理如牛角扣之聲堅清磨久不得墨縱得色變如灰作器甚佳

陶硯

相州土人自製陶硯在銅雀上以熟絹二重淘泥澄之取極細者燔爲硯有
色綠如春波者或以黑白填爲水紋其理細滑着墨不費筆但微滲

呂硯

澤州有呂道人陶硯以別色泥於其首純作呂字內外透後人效之有縫不
透也其理堅重與凡石等以歷青火油之堅響滲入三分許磨墨不乏其理
與萬城石等

淄州硯

淄石理滑易乏在建石之次

高麗硯

理密堅有聲發墨色青間白有金星隨橫文密成列用久乏

青州蘊玉石紅絲石青石

理密聲堅清色青黑白點如彈不着墨墨無光好事者但置爲一器可紅絲石作器甚佳大抵色白而紋紅者慢發墨亦漬墨不可洗必磨治之紋理斑石赤者不漬墨發墨有光而紋大不入看慢者經喝則色損凍則裂乾則不可墨浸經日方可用一用又可滌非品之善青石有龕文如羅近歛亦着墨不發

虢州石

理細如泥色紫可愛發墨不滲久之石漸損凹硬墨磨之則有泥香

信州水晶硯

於他硯磨墨汁傾入用

蔡州白硯

理滑可爲器爲朱硯花藥石亦作小朱硯

性品

大抵四方硯發墨久不乏者石必差軟扣之聲低而有韻歲久漸凹不發墨者石堅扣之聲響稍用則如鏡走墨余所品謂目擊自收經用者聞雖多不錄以傳疑古硯無不佳豈不嘗落非好事者手用之則尋棄擲之矣惟久在人間賢庸並善是以不乏傳也

樣品

晉硯見於晉顧愷之畫者有於天生疊石上刊人面者十蹄圓銅硯中如鋏者余嘗以紫石作之有上圓下方於圓純上刊兩竅置筆者有如鳳字兩足者獨此甚多所謂鳳凰池也蓋以上並晉製見于晉人圖畫世俗呼爲風字蓋不原兩足之製謂之鳳足至今端州石工以兩眼相對於足傍者謂之鳳足鳳之義取五色英文燦然成章也今人有收得右軍硯其製與晉圖畫同頭狹四寸許下闊六寸許頂兩純皆綽慢下不勒成痕外如內之製足狹長色紫類溫巖中凹成臼又有收得智永硯頭微圓又類箕象中亦成臼矣又有人收古銅硯一龜銜一硯如蓮葉兩足龜腹圓墨水不可出以筆頭就之則出又參政蘇文簡家收唐畫唐太宗長孫后納諫圖宮人於瑪瑙盤中托一圓頭鳳池硯似晉製頭純直微凸如書鳳字左右純斜刊下不勒痕摺向

頂亦然不滯墨其外隨內勢簡易其後至隋唐工稍巧頭圓身微瘦下闊而足或圓爲柱已不逮古至本朝變成穹高腰瘦刃闊鉞斧之狀仁廟已前硯多作此製後差少資政殿學士蒲傳正收眞宗所硯與仁廟賜駙馬都尉李公炤鳳池硯形製一同至今尙方多此製國初以來公卿家往往有之仁宗已前賜史院官硯皆端溪石純薄上狹下闊峻直不出呈中坦夷猶有鳳池之像或有四邊刊花中爲魚爲龜者凡此形製多端下巖奇品也嘉祐末硯樣已如大指竈心甚凸意求渾厚而氣像益不古純斗故勒深滯墨難條心凸故點筆不圖常如三角簇蓋古硯皆心凹後稍正平未有凸者始自侍讀學士唐彥猷作紅絲辟雍硯心高凸至作馬蹄樣亦心凸至磨墨溜向身出硯墨色則凹高增浮泛之勢援毫則非便也其晉銅硯雖如鍤然頂殊平以

便援毫今杭州龍華寺收梁傅大夫磁硯一枚甚大磁褐色心如鍬環水如辟雍之製下作浪花擢環近足處而磨墨處無磁油然殊著墨古墨稱螺亦恐不若近世堅不然殆不可磨也又丹陽人多於古塚得銅硯三足蹄有蓋不鏤花中陷一片陶今人往往作硯於其中翻以爲匣也唐墓中間有得如蓮葉中凹兩足如鳳池之製甚薄足或如棗也今歙人最多作形製而土人尤重端樣以平直斗樣爲貴得美石無瑕必先作此樣滯墨甚可惜也大抵石美無瑕方可施工璞而厚者土人多識其藏疾不復巧製人或其渾厚而美之余常惡歙樣俗者凡刊改十餘硯纔半指許便有病見頓令人減愛其端人不斲成祇持璞賣者亦多如是陳文惠丞相家收一蜀王衍時皇太子陶硯連蓋蓋上有鳳坐一臺餘雕雜花草涅之以金泥紅漆有字曰鳳凰

臺此製方直上狹筭在硯上中甚平也唐之製見文房四譜今之製見歙州硯圖故不重出此人力所爲也吾收一青翠疊石堅響三層傍一嵌磨墨上出一峯高尺餘頂復平嵌巖如亂雲四垂以覆硯以水澤頂則隨葉垂珠滴硯心上有銘識字見唐莊南傑賦乃歷代所寶也又收一正紫石四疊下有坐有足巧於瘦孟足上起一枝細狹枝上盤兩疊長七寸餘闊四寸餘如靈芝首脫下闊天然鳳池之象中微凹點水磨墨可書十幅紙石理在方城之右此非人力所成信天下之瓌寶也

硯史終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歙州硯譜一卷不著撰人名氏惟卷末題有大宋治平丙午歲重九日十字考之陳振孫書錄解題載有歙硯圖譜一卷稱太子中舍知婺源縣唐積撰治平丙午歲云云其年月與此相合然則此即積書矣中分採發石坑攻取品目修斲名狀石病道路匠手攻器十門所誌開鑿成造之法甚詳蓋歙石顯於南唐宋人以其發墨頗好用之士人藉是爲生往往多作形勢以希售米芾嘗譏其好爲端樣以平直斗樣爲貴滯墨甚可惜而此書名狀門內實首列端樣亦可以考見一時風尚也書錄解題作圖譜米芾亦稱今之製見歙州硯圖而此本有譜無圖蓋左圭刊入百川學海時病繪圖繁費削而不載今則無從考補矣

歙州硯譜依寫本刊

宋唐積撰

琴川張海鵬訂

採發第一

婺源硯在唐開元中獵人葉氏逐獸至長城里見疊石如城壘狀瑩潔可愛因攜以歸刊粗成硯溫潤大過端溪後數世葉氏諸孫持以與令令愛之訪得匠手斲爲硯由是山下始傳至南唐元宗精意翰墨歙守又獻硯并薦硯工李少微國主嘉之擢爲硯官今石工周全師之爾後匠者增益頗多今全最高年能道昔時事并召少微孫明今家濟源訪僞誥不獲傳多如此今山下葉氏繁息幾數百戶迺獵者之孫

石坑第二

羅紋山亦曰芙蓉溪硯坑十餘處蔓延百餘里皆山前後沿溪所生溪水中殊無石好事者相傳多云水中石又見蘇易簡硯譜云歙州龍尾山石亦端溪之亞訪於彼俗雖有龍尾山而山實無石蓋好事者取其美名以咤於世今次其石品與地坑之名如後

眉子坑在羅紋山開元中發屬程於地從溪下至取石處九丈五尺其闊二丈六尺深一丈三尺坑皆無土相雜

羅紋裏山坑在羅紋山後李氏時發今廢五十餘年名色未詳

羅紋坑在眉子坑之東李氏時發地向屬王仁高今絕藉爲硯戶戴義八人共請之歲輸山稅三十金自山下至取石處計七十五丈闊十八丈深十五丈三尺石藏土中今土深三四丈乃至石也見石處謂之寨頭也

水舷坑在眉子坑外臨溪冬水涸時方可取春夏不可得發地丈餘迺至石率多金花眉子地屬程於

水廠坑在羅紋山西北地屬王十五景祐中發今廢四十年自水舷至坑五丈五尺闊一丈三尺穿籠取之久廢不可得蓋石工不知攻取法石裏如浪紋

溪頭坑又曰主持山在羅紋山金星坑之北約二三里廢已二十年不取其石金星率多虛慢焉

葉九山坑在溪頭坑之西約一里不取已三十年有眉子石紋蠹慢與溪頭相次也

羅紋金星坑在羅紋山西北自羅紋坑相去四十五丈今廢不取蓋工用多

所得少也

驢坑在縣之西北七十里屬詹觀景祐中曹平爲令時取之後王君玉爲守又取之近嘉祐中刁璆爲尉又取之其石有青綠暈也

濟源坑在縣之正北凡三坑並列曰碧裏坑在山上色理青瑩及半里有水步石大雨點白暈次十里入裏山石青細有金紋花暈厥狀不常

洞靈巖在縣西北一百二十里三洞相連石產巖之左右無定處材璞至少而瑕脉多有絕病瑩淨者可擬端溪之品而石理燥慢

浙石屬衢州開花縣俗謂之玳瑁石其紋正如玳瑁傍視則有波紋者可爲碑材帛礎柱礎之類至易得

攻取第三

凡取石先具牲醪祝版擇日齋戒至山下設神位十餘於壇墀之上祝訖發之若稍褻慢必有蜂螫蟲蟒毒物傷人之患立出蓋山川神物所擁護秘惜尤不欲廣傳人間所得不過百十枚卽竭矣又當再祝之前後被嚙死者十餘人今皆預祝饗也冀其陰助不得不愛重之

品目第四

眉子石其紋七種

金星地眉子

對眉子

短眉子

長眉子

簇眉子

闊眉子

金眉子

外山羅紋其紋十三種

蠡羅紋

細羅紋

古犀羅紋

角浪羅紋

金星羅紋

松紋羅紋

石心羅紋

金暈羅紋

絞絲羅紋

刷絲羅紋

倒理羅紋

烏釘羅紋

卵石羅紋

裏山羅紋一等

金星疎慢

金星其紋三種

葵花

金暈

金星

驢坑一等

青色綠暈

洞靈巖紫石大小者如肝色今產浮梁縣巖嶺處處有其匠者或琢爲茶甌

凌冬不可用也

浙石一等

紋如玳瑁斑

水舷金紋厥狀十種

金紋如長壽僊人者

青斑金紋如鶴舞者

金紋如雙鴛鴦者

金紋如斗者

金紋如枯槎僊人者

如金雲氣者

眉如臥蠶者

如雙魚蹲鷗者

金紋如湖中寒雁者

如金壺餅者余常見之

修斲第五

硯斲初成先以蠟塗內外蓋與石相益須借此則溫潤光潔可愛於石殊無損而便於洗濯不惹墨漬初使以生薑汁塗研處卽着墨今人多不知此云是瑕病以墨蠟蓋滅痕璽又云不發墨光始初磨墨兼帶少蠟滯暗墨色故也使三五度則無此病矣又出墨色者便使益好多漬難愛護欲着手氣必成痕迹故人多用蠟蓋免此患也硯須每日洗浣去其積墨敗水則墨光瑩澤也

名狀第六

端樣

舍人樣

都官樣

玉堂樣

月樣

方月樣

龍眼樣

圭樣

方龍眼樣

瓜樣

方葫蘆樣

八角辟雍樣

方辟雍樣

馬蹄樣

新月樣

鍬樣

眉心樣

石心樣

瓢樣

天池樣

科斗樣

銀鋌樣

蓮葉樣

人面樣

毬頭樣

寶餅樣

笏頭樣

風字樣

古錢樣

外方裏圓

筒硯樣

蟾蜍樣

辟雍樣

方玉堂樣

尹氏樣

蝦蟆樣

犀牛樣

鸚鵡樣

琴樣

龜樣

已上並擇取樣製古雅者繪之於圖餘數名雖多種狀樣都俗也不取

石病第七

雞脚如麻石黯色類雞脚印行迹烏腕有痕如木葉若肉中之脛也隔路如

墨痕如蚓跡行路浪痕徧纏如細帛紋其色或淺或深墨色贅子若烏豆狀
隱起礙手鞞藏於石中或開之廼有大墨搭線斜紋若硯斷硬線有起處隱
手名工亦不能礪平也斷紋有紋兩不相着石上有微塵孔者乃石之膚也
黃爛者土中石皮也

道路第八

自歙州大路一百八十里至西坑口入山三十里至羅紋山皆山谷大林莽
盤屈鳥道也自婺源縣大路三十里過溪皆大嶺重複九十里至羅紋山下
自州至濟源口一百九十里入小路七十里至濟源自縣至濟口八十里入
小路七十里至濟源

匠手第九

縣城三姓四家一十一人

劉大名福誠 第二 第四 第五 第六

周四名全年七十 周二名進誠 周小四

周三名進昌 劉二無官名 朱三名明

靈屬里一姓三家六人

戴二名義和 第三 第五 第六

戴大名文宗 戴四名義誠

大容里濟口三姓四人

方七名守宗 男慶子 胡三名嵩興

汪大號汪王二

攻器第十

箕畚

銃

鐵大小鎚

長短鑿

鋼屑

錙頭

鴟背鋤

木掀

歙州硯譜終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端溪硯譜一卷不著撰人名氏末有淳熙十年東平榮芑跋曰右縉雲葉樾交叔傳此譜稍異於衆人之說不知何人所撰稱徽祖爲太上皇必紹興初人云云是當時已不詳其出誰手矣其書前論石之所出與石質石眼次論價次論形製而終以石病考端硯始見李賀詩然柳公權論硯首青絳二州不言端石蘇易簡文房四譜亦尙以青州紅絲硯爲首後端硯獨重於世而鑒別之法亦漸以精密此譜所載於地產之優劣石品之高下皆剖晰微至可以依據至於當時以子石爲貴而此獨辨其妄榮芑以爲稍異於衆人之說蓋指此類然自米芾硯史已云徧詢石工未嘗有子石芾爲浛洸縣尉嘗親至端州得其詳而其言正

與此合亦足以知其說之確也

端溪硯譜 依寫本刊

古吳張海鵬訂

謹按端州治高要縣自唐爲高要郡皇朝政和初以太上皇潛藩賜號肇慶府府東三十三里有山曰斧柯在大江之南蓋靈羊峽之對山也斧柯山峻峙壁立下際潮水自江之湄登山行三四里卽爲硯窟也先至者曰下窟下窟之下有泉出焉雖大旱未嘗涸下窟之上曰中窟中窟之上曰上窟自上窟轉山之背曰龍窟龍窟蓋唐取硯之所後下窟得石勝龍窟龍窟不復取自山之下分路稍東至半邊山諸窟西南泐溪而上曰蚌坑龍窟斧柯山脚谷中石也大抵石以下窟爲上中窟龍窟半邊山諸窟次之上窟又次之蚌坑最下此窟石之品也下窟石乾則灰蒼色潤則青紫色窟有兩口其中則

通爲一穴大者取研所自入也小者泉水所自出也故號曰水口即陳公密所開也窟之北壁石背爲泉水所浸瀾漫湧溢下流爲溪窟之中歲久崩摧石屑翳塞積水屈曲淺深人所莫測以是石工不復能採矣今世所有下窟硯唐五季國初時物也今欲得下窟北壁石者往往於泉水石屑中得之若南壁石尙或可採然自崇觀以後亦罕得矣北壁石蓋泉生其中非石生泉中也則潤可知矣窟之上雖秋冬乾旱亦未嘗涸有泉珠散落如飛雨不絕北壁石眼正圓有青綠碧紫白黑暈十數重中復有瞳子南壁石即泉水半浸者稍不及北壁眼之暈色皆少淡下窟上窟皆有山半上窟之穴陟而取石中窟之穴或陟或降下窟之穴降而取石上窟有三穴上穴曰土地窟以土地祠居其上名焉中穴曰梅樹窟下穴今石工以爲中窟者是也下穴兩

口其間通爲一穴皆中窟也土地窟亦有兩穴其中亦相通土地窟石色帶黃赤眼亦如之梅樹窟石微黃赤稍輕而帶灰蒼色眼黃綠中窟兩壁石與梅樹窟同而少勝焉北壁石則與下窟南壁石相類而少劣焉

大抵石性貴潤色貴青紫乾則灰蒼色潤則青紫色眼貴翠綠圓正有瞳子石有眼則易分品第

若性枯燥色黃褐

乾則灰蒼色潤則青紫色

眼赤黃皆下品也

眼赤黃輕青綠重即漸爲上品矣

龍窟石色深紫眼少

有即類中崑半邊山者

半邊山諸崑石色少灰青與下崑南壁石中崑北壁石相類但眼不若下崑則眼量少爾中崑者層量多

青綠赤黃紫色皆淺淡不同

然半邊山崑極多眼

半邊山崑近南者眼大量差少綠近北者眼小量愈少所謂菉豆眼

蚌坑石性堅顏色深紫有眼即黃白微帶青色不正無瞳子雖潤亦不發墨眼偏斜不正無暈道有翳

黃坑石卽與上崑石相類新坑石與半邊山石之劣者相類但半段碎小耳小湘峽在州之西四十里其石類崑石而性軟燥色深紫如蚌坑及後歷石

眼亦類蚌坑石大抵潤不及坑石而發墨勝之

後歷山在州北十里石性軟燥色深紫帶黃赤間亦有眼極類蚌坑堅潤不及發墨勝之

崑石取諸崑斧併力然後可得凡崑石皆有黃臙如玉之瓜萋也胞絡黃臙鑿去方見硯材世所謂子石也子石崑中有底石皆頑石極潤不發墨又色汙雜不可硯端人謂之鴨屎石底石之上大率如石榴子又如墉坯自底至頂中作三疊下疊居底石之上最佳品也石必有眼端人謂之脚石中疊居下疊之上次石也眼或有或無端人謂之腰石上疊居中疊之上又次石也皆無眼端人謂之頂石頂石之上皆蓋石也亦頑蠹而不堪用大抵三疊石皆有蠹臙絡無非子石世人乃謂別一種子石非也蓋往往有崩落崑中泉

水中者其形偶圓類卵人或中摸得之故妄有此說

蚌坑石取於山下澗谷中皆波濤所擊風日所曝雷雨所摧皆頑很不才之物也但人能到其處皆可拾取端人謂之野石蓋遍地是也甚易得之而他處人不識往往反愛之正以大璞少瑕翳耳其小湘石後歷石皆掘地取崑石不假油蠟久則自光潤後歷非油蠟則不堪用歲久油蠟敗則蠹燥不堪用矣

蚌坑自鼎湖山諸谷水聚爲大溪轉斧柯山下出大江中半邊山諸崑有大秋風小秋風獸頭獅子桃花河頭新坑黃坑等名皆在斧柯山下蓋山之麓也

凡有眼之石在本崑中尤縝密溫潤端人謂石嫩則眼多老則眼少嫩石細

潤發墨所以重有眼也青脉者必有眼故腰石脚石多有青脉而頂石多瑩淨端人謂青脉爲眼筋夫眼之別者曰鸚鵡曰鸚哥曰了哥秦吉了也曰雀眼曰雞眼曰猫眼曰菘豆各以形似名之翠綠爲上

李賀有端州青花石硯歌蓋自唐以來便以青眼爲上黃赤爲下

硯之價下崑水底脚石十倍於南壁石南壁石十倍於中崑北壁石半邊山南崑倍於中崑南壁石半邊山北諸崑及龍崑中崑南壁倍上崑諸穴石上崑諸穴倍小湘石小湘石倍後歷蚌坑石後歷之佳者亦與上崑諸穴價等硯之形製曰平底風字曰有腳風字曰垂裙風字曰古樣風字曰鳳池曰四直曰古樣四直曰雙錦四直曰合歡四直曰箕樣曰斧樣曰瓜樣曰卵樣曰壁樣曰人面曰蓮曰荷葉曰僊桃曰瓢樣曰鼎樣曰玉臺曰天研

東坡嘗得石不加斧

鑿以爲研後人尋崑石自然平整者倣之 曰蟾樣曰龜樣曰曲水曰鐘樣曰圭樣曰笏樣曰梭樣

曰琴樣曰鍬樣曰雙魚樣曰團樣曰八稜角柄秉硯曰八稜秉硯曰竹節秉硯曰硯磚曰硯板曰房相樣曰琵琶樣曰月樣曰腰鼓曰馬蹄曰月池曰阮樣曰歛樣曰呂樣曰琴足風字曰蓬萊樣

宣和初御府降樣造形若風字如鳳池樣但平底耳有四環刻海水魚龍三神山水池作崑崙狀左日右月星斗羅列以供太上皇書府之用

石之病者有曰鐵線

乃是臙皮隔處若於線上鑿之則應手而斷

曰瑕

白文

曰鑽

如蛀蟲眼

曰驚

斧鑿觸裂者

曰火黯

一名熨
火焦

惟崑石有之斜班處如火燒狀

曰黃龍

灰黃色如龍蛇橫斜布石上

唯火黯端人不以爲病蓋崑石必有之他山石皆無

右縉雲葉樾交叔傳此譜稍異於衆人之說不知何人所撰稱徽祖爲太

上皇必紹興初人云淳熙十年七月二十四日東平榮芑書

端溪硯譜終

瓶花譜 依寫本刊

夢蝶齋徒張謙德著

夢蝶齋徒曰幽棲逸事餅花特難解解之者億不得一厥昔金潤齋年述譜余亦稚齡作是數語其間孰是孰非何去何從解者自有定評不贅焉
乙未中秋前二日書

品餅

凡插貯花先須擇餅春冬用銅秋夏用磁因乎皆也堂廈宜大書室宜小因乎地也貴磁銅賤金銀尙清雅也忌有環忌成對像神祠也口欲小而足欲厚取其安穩而不泄氣也

大都餅寧瘦毋過壯寧小毋過大極高者不可過一尺得六七寸四五寸瓶

插貯佳若太小則養花又不能久

銅器之可用插花者曰尊曰壘曰觚曰壺古人原用貯酒今取以插花極似合宜

古銅瓶鉢入土年久受土氣深以之養花花色鮮明如枝頭開速而謝遲或謝則就瓶結實若水秀傳世古則爾陶器入土千年亦然

古無磁瓶皆以銅爲之至唐始尙瓷器厥後有柴汝官哥定龍泉均州章生烏泥宣成等窑而品類多矣尙古莫如銅器窑則柴汝最貴而世絕無之官哥宣定爲當今第一珍品而龍泉均州章生烏泥成化等餅亦以次見重矣瓷器以各式古壺膽餅尊觚一枝餅爲書室中妙品次則小著艸餅紙槌餅圓素餅鵝頸壁餅皆可供插花之用餘如閤花茄袋葫蘆樣細口匾肚瘦足

藥罈等餅俱不入清供

古銅壺龍泉均州餅有極大高二三尺者別無可用冬日投以硫黃斫大枝梅花插供亦得

品花

花經九命升降吾家先哲君諱翊所製可謂縮萬象于筆端實幻景于片楮矣

今譜餅花例常別品錄其入供者得數十種亦以九品九命次第之

一品九命

蘭 牡丹 梅 螭梅 各色細葉菊 水仙 滇茶 瑞香 菖陽

二品八命

蕙 醑醑 西府海棠 寶珠茉莉 黃白山茶 巖桂 白菱 松

枝 含笑 茶花

三品七命

芍藥 各色千葉桃 蓮 丁香 蜀茶 竹

四品六命

山礬 夜合 賽蘭 薔薇 錦葵 秋海棠 杏 辛夷 各色千葉榴 佛桑 梨

五品五命

玫瑰 簷葡 紫薇 金萱 忘憂 豆寇

六品四命

玉蘭 迎春 芙蓉 素馨 柳芽 茶梅

七品三命

金雀 躑躅 枸杞 金鳳 千葉李 枳殼 杜鵑

八品二命

千葉戎葵 玉簪 鷄冠 洛陽 林禽 秋葵

九品一命

剪春羅 剪秋羅 高良姜 石菊 牽牛 木瓜 淡竹葉

折枝

折取花枝須得家園隣圃侵晨帶露擇其半開者折供則香色數日不減若日高露晞折得者不特香不全色不鮮且一兩日即萎落矣

凡折花須擇枝或上葺下瘦或左高右低右高左低或兩蟠臺接偃亞偏曲

或挺露一幹中出上簇下蕃鋪蓋餅口取俯仰高下踈密斜正各異意態全得畫家折枝花景象方有天趣若直枝蓬頭花朵不入清供

花不論艸木皆可供餅中插貯第摘取有二法取柔枝也宜手摘取勁幹也宜剪却惜花人亦須識得

採折勁枝尙易取巧獨艸花最難摘取非熟玩名人寫生畫跡似難脫俗

插貯

折得花枝急須插入小口瓶中緊緊塞之勿泄其氣則數日可玩

大率插花須要花與瓶稱令花稍高于瓶假如瓶高一尺花出瓶口一尺三四寸瓶高六七寸花出瓶口八九寸乃佳忌太高太高瓶易仆忌太低太低

雅趣失

小瓶插花宜瘦巧不宜繁雜若止插一枝須擇枝柯奇古屈曲斜裊者欲插二種須分高下合插儼若一枝天生者或兩枝彼此各向先湊簇像生用麻絲縛定插之

瓶花雖忌繁冗尤忌花瘦于瓶須折斜欹花枝鋪撒小餅左右乃爲得體也
瓶中插花止可一種兩種稍過多便冗雜可厭獨秋花不稱也

滋養

凡花滋雨露以生故瓶中養花宜用天水亦取雨露之意更有宜蜂蜜者宜沸湯者清賞之士貴隨材而造就焉

滋養第一雨水宜多蓄聽用不得已則用清澗江湖水井水味鹹養花不茂
弗用

插花之水類有小毒須旦旦換之花乃可久若兩三日不換花輒零落
瓶花每至夜間宜擇無風處露之可觀數日此天與人參之術也

事宜

梅花初折宜火燒折處固滲以泥牡丹初折宜燈燃折處待軟乃歇簷葡花
初折宜搥碎其根擦鹽少許荷花初折宜亂髮纏根取泥封竅海棠初折宜
薄荷嫩葉包根入水除此數種可任意折插不必拘泥牡丹花宜蜜乃不壞
竹枝戎葵金鳳芙蓉用沸湯插枝葉乃不萎

花忌

瓶花之忌大概有六一者井水插貯二者久不換水三者油手拈弄四者猫
鼠傷殘五者香煙燈煤燻觸六者密室閉藏不沾風露有一于此俱爲瓶花

之病

護瓶

冬間別無嘉卉僅有水仙蠟梅梅花數種而已此時極宜敞口古尊疊插貯須用錫作替管盛水可免破裂之患若欲用小磁餅插貯必投以硫黃少許日置南窗下令近日色夜置臥榻傍俾近人氣亦可不凍一法用淡肉汁去浮油入餅插花則花悉開而餅略無損

餅花有宜沸湯者須以尋常瓶貯湯插之緊塞其口候其既冷方以佳瓶盛雨水易却庶不損餅若即用佳餅沸湯必傷珍重之器矣戒之

餅花譜終

硃砂魚譜 依寫本刊

煙波釣徒裔孫謙德撰

余性冲澹無他嗜好獨喜汲清泉養硃砂魚時時觀其出沒之趣每至會心處竟日忘倦惠施得莊周非魚不知魚之樂豈知言哉乃余久而聞見浸多餌飼益諳暇日叙其容質與夫愛養之理輒條數事作砂硃魚譜與同志者共之丙申夏仲六日序

上篇 敘容質

第一

硃砂魚獨盛于吳中大都以色如辰州硃砂故名之云爾此種最宜盆蓄極爲鑿家所珍有等紅而帶黃色者即人間所謂金鯽迺其別種僅可點綴陂

池不能當硃砂魚之十一切勿蓄

第二

吳地好事家每于園池齋閣勝處輒蓄硃砂魚以供目觀余家城中自戊子迄今所見不翅數十萬頭於其尤者命工圖寫粹集既多漫爾疏之有白身頭頂硃砂王字者首尾俱硃腰圍玉帶者首尾俱白腰圍金帶者半身硃砂半身白及一面硃砂一面白作天地分者滿身純白背點硃砂界一綫者作七星者巧雲者波浪紋者滿身硃砂皆間白色作七星者巧雲者波浪紋者白身頭頂紅珠者藥葫蘆者菊花者梅花者硃砂身頭頂白珠者藥葫蘆者菊花者梅花者白身珠戟者硃緣邊者琥珀眼者金背者銀背者金管者銀管者落花紅滿地者硃砂白相錯如錦者種種變態難以盡述

第三

凡辨硃砂魚用瓷州白盞盛看若水與盞俱映紅者方是真正硃砂色或紅不能映水縱鮮紅猶是一色

第四

硃砂魚養之池中有大幾二尺者而色仍極紅無異盆蓄或云池中金鯽即硃砂魚彼食土而大故色淡耳殊不知真硃砂魚縱池蓄之未常色淡也

第五

均一硃砂魚也其色有生而便如好辰砂者有初生帶黃經霜雪始變爲硃砂者俱爲盆中佳品一種經霜雪仍帶黃色者金鯽耳更無可取用園池中蓄數頭粧點景象亦得

第六

盆齬中其純白者最無用乃有久之變爲葱白者翡翠者水晶者迫而視之俱洞見腸胃此硃砂魚之別種可貴者但不一二年復變爲白矣倘亦彩雲易散琉璃脆耶

第七

魚尾皆二獨硃砂魚有三尾者五尾者七尾者九尾者凡魚所無也第美鍾于尾者身材未必嘉故取節焉乃得余家庚寅年所蓄一皆有頭頂硃砂王字者玉帶者七星者巧雲者梅花者紅白緣邊者皆九尾七尾吳中好事家競移樽俎蟻集鑒賞歷數月乃罷

第八

硃砂魚之美不特尙其色其尾其花紋其身材亦與凡魚不同也身不論長短必肥壯豐美者方入格或清癯或纖瘦者俱不快鑿家目余故每日課童子飼養又躬自周旋其側察識其性而節宣之所蓄魚皆洪纖合度骨肉停勻自分頗得其事與理及觀好事家所蓄遂無有如余家者

第九

大都好事家養硃砂魚亦猶國家用材然蓄類貴廣而選擇貴精須每年夏間市取數千頭分數十缸飼養逐日去其不佳者百存一二并作兩三缸蓄之加意愛養自然奇品悉備

第十

賞鑿硃砂魚宜早起暘谷初昇霞錦未散蕩漾于清泉碧藻之間若武陵落

英點點撲人眉睫宜月夜圓魄當天倒影插波時驚鱗撥刺自覺目境爲醒
宜微風爲披爲拂琮琤成韻游魚出聽致極可人宜細雨濛濛霏霏縠波成
紋且飛且躍競吸天漿觀者逗弗肯去

下篇 叙愛養

十一

魚相忘于江湖是魚樂也硃砂魚不幸爲庭齋間物涓涓一勺水之積也不
厚故須數日一換却其水取江湖活水爲上井水清冷者次之必不用者城
市中河水也

十二

每換水須早起須盥手須緩緩用碗提取勿迫以手迫則傷其鱗鬣鱗鬣傷

魚則日漸就斃縱不斃亦乏天趣而生意不舒矣慎之慎之

十三

換水一兩日後底積垢膩宜用湘竹一段作吸水筒時時吸去之庶無塵俗氣倘過時不吸色便不鮮美故吸垢之法尤爲樞要焉或曰投田螺兩三枚收其垢膩亦可

十四

此魚性嗜水中紅蟲逐日取少許飼之母令過多多則腹漲致斃亦母令缺缺則魚不豐美若欲其不畏人每飼彼紅蟲先以手掬水數聲誘之彼必鼓浪來食及習之既熟一聞掬水聲即便往來親人謂之食化

十五

水中紅蟲盛于夏秋之間入冬歷春即爲罕物此時宜以生鷄子調碎用竹絲筭逐旋攏細點飼之乃佳惟凝寒中縱不飼之而不害

十六

每年四五月間正硃砂魚散子之候若天欲作雨須擇潔淨水藻平鋪水面以待伺其既散逐一取有子者另置小缸器中晒之倘過時不取則子悉爲他魚所食

十七

魚初出時如針如線且未須以物飼之俟其長至四五分既變紅色方可飼以須少紅蟲最忌飼之太早太早則傷其腹胃此致斃之道也

十八

凡魚入夏皆喜雨而畏日硃砂魚尤甚緣缸中水力淺薄故也每夏日須早起以梅天雨水灑之日既高須植一架以藍色布幔蔭之乃佳不然一經烈日則缸中之水熱如沸湯魚之不斃者寡矣

十九

此魚不甚畏寒縱不藏亦得但遇沍寒則輒底俱凍多至夭損須每年冬仲盛于中等缸器中掘窖安置須用一缸覆之外加以泥待開歲春仲始出窖乃爲萬全也

二十

大凡蓄硃砂魚缸以瓷州所燒白者爲第一杭州宜興所燒者亦可用終是色澤不佳余嘗見好事家用一古銅缸蓄魚數頭其大可容二石製極古朴

青綠四裏古人不知何用今取以蓄硃砂魚亦似得所

硃砂魚譜終

茶經依寫本刊

明張謙德撰

古今論茶事者無慮數十家要皆大闢小明近鬯遠泥若鴻漸之經君謨之錄可謂盡善盡美矣第其時法用熟碾細羅爲丸爲挺今世不爾故烹試之法不能盡與時合迺于暇日折衷諸書附益新意勒成三篇借名茶經授諸棗而就正博雅之士萬歷丙申春孟哉生魄日蘧覺生張謙德言

上篇論茶

茶產

茶之產于天下多矣若姑胥之虎丘天池常之陽羨湖州之顧渚紫筍峽州之碧澗明月南劍之蒙頂石花建州之北院先春龍焙洪州之西山白露鶴

嶺穆州之鳩坑東川之獸目綿州之松嶺福州之柏巖雅州之露芽南康之雲居婺州之舉岩碧乳宣城之陽坡橫紋饒池之僊芝福合祿合連合慶合壽州之霍山黃芽邛州之大井思安渠江之薄片巴東之眞香蜀州之雀舌鳥嘴片甲蟬翼潭州之獨行靈筭彭州之仙崖石倉臨江之玉津袁州之金片綠英龍安之騎火涪州之賓乞黔陽之都濡高枝瀘州之納溪梅嶺建安之青鳳髓石岩白岡州之黃翎毛金膏冷之數者其名皆著品第之則虎丘最上陽羨眞嶧蒙頂石夸次之又其次則姑胥天池顧渚紫笋碧澗明月之類是也餘惜不可攷耳

採茶

凡茶須在穀雨前採者爲佳其日不雨不採晴有雲不採晴採矣又必晨起

承日未出時摘之若日高露晞爲陽所薄則芽之膏腴立耗于內後日受水亦不鮮明故以早爲貴又採芽必以甲不以指以甲則速斷不柔以指則多溫易損須擇之必精濯之必潔蒸之必香火之必良方氣味俱佳一失其度便爲茶病

茶貴早尤貴味全故品茶者有一旗二鎗之號言一葉二芽也採摘者亦須識得

造茶

唐宋皆茶皆碾羅爲丸爲錠南唐有研膏有蠟面又其佳者曰京錠宋初有龍鳳模號石乳的乳白乳而蠟面始下矣丁晉公進龍鳳團蔡君謨進小龍團而石乳等下矣神宗皆復造密雲龍哲宗改爲瑞雲翔龍則益精而小龍團下矣徽宗品茶以白茶第一又製三色細芽而瑞雲翔龍下矣已上茶雖碾羅愈精巧其天趣皆不全至宣和庚子漕臣鄭可賚始創爲銀絲冰芽蓋

將已熟茶芽再剔去祇取心壹縷用清泉漬之光瑩如銀絲方寸新勝小龍
蜿蜒其上號龍團勝雪去龍腦諸香極稱簡便而天趣悉備永爲不更之法
矣

茶色

茶色貴白青白爲上黃白次之青白者受水鮮明黃白者受水昏重故耳徐
眡其面色鮮白著蓋無水痕者爲嘉隘緣鬪試家以水痕先者爲負耐久者
爲勝故較勝負之說曰相去一水兩水

茶香

茶有真香好事者入以龍腦諸香欲助其香反奪其真正當不用

茶味

茶味主于甘滑然欲發其味必資乎水蓋水泉不甘損茶真味前世之論水

品者以此

甘滑謂輕而不滯也

別茶

善別茶者正如相工之視人氣色隱然察之于內焉若嚼味嗅香非別也

茶效

人飲真茶能止渴消食除痰少睡利水兼明目益思除煩去膩夫人不可一日無者所以收焙烹點之法詳孰于後

中篇論烹

擇水

烹茶擇水最爲切要唐陸鴻漸品水云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山水乳泉石

池慢流者上瀑湧湍激勿食之久食令人有頸疾江水取去人遠者井水取汲多者其言雖簡而于論水盡矣吾家又新著煎茶水記專一品水其論比鴻漸精而加詳第余不得一一試之以驗其說據已嘗者言之定以惠山寺石泉爲第一梅天雨水次之南霽水難真者真者可與惠山等吳淞江水虎丘寺石泉凡水耳雖然或可用不可用者井水也

候湯

蔡君謨云烹試之法候湯最難故茶須緩火炙活火煎

活火謂炭火之有燄者

當使湯

無妄沸庶可致茶始則魚目散布微微有聲旣則四邊泉湧纍纍連珠終則騰波鼓浪水氣全消謂之老湯三沸之法非活火不能成也

點茶

茶少湯多則雲脚散湯少茶多則乳面聚

用炭

茶宜炭火茶寮中當別貯淨炭聽用其曾經燻炙爲膾膩所及者不用之唐陸羽茶經曰膏薪庖炭非火也

洗茶

凡烹蒸熟茶先以熱湯洗一兩次去其塵垢冷氣而烹之則美

燻蓋

凡欲點茶先須燻蓋令熱則雲脚方聚冷則茶色不浮

滌器

一切茶器每日必時時洗滌始善若膾鼎腥甌非器也

藏茶

茶宜蕝葉而畏香藥喜溫燥而忌濕冷故收藏之家以蕝葉封裹入焙中兩三日一次用火常如人體溫溫則禦濕潤若火多則茶焦不可食

炙茶

茶或經年則香味色俱陳宜以武火炙一次須肯肯看之勿令其焦以透爲度又當年新茶過霉天陰雨亦可用此法

茶助

茶之眞而粗者價廉易辦只乏甘香耳每壺加甘菊花三五朵便甘香悉備更能以缸器蓄天雨水則惠山卽在目前矣

茶忌

茶有真香有佳味有正色烹點之際不宜以珍果香草雜之

下篇論器

茶焙

茶焙編竹爲之裹以蒭葉蓋其上以收火也隔其中以有容也納火其下去茶尺許常溫溫然所以養茶色香味也

茶籠

茶不入焙者宜密封裹以蒭籠盛之置高處不近溼氣

湯餅

餅要小者易候湯又點茶注湯有準瓷器爲上好事家以金銀爲之銅錫生銕不入用

茶壺

茶性狹壺過大則香不聚容一兩升足矣官哥宣定爲上黃金白銀次銅錫者鬪試家自不用

茶盞

蔡君謨茶錄云茶色白宜建安所造者紺黑紋如兔毫其坯微厚燻之久熱難冷最爲要用出他處者或薄或色紫皆不及也其青白盞鬪試家自不用此語就彼皆言耳今烹點之法與君謨不同取色莫如宣定取久熱難冷莫如官哥向之建安黑盞收一兩枚以備一種略可

紙囊

紙囊用剡溪藤紙白厚者夾縫之以貯所炙茶使不泄其香也

茶洗

茶洗以銀爲之製如碗式而底穿數孔用洗茶葉凡沙垢皆從孔中流出亦烹試家不可缺者

茶瓶

餅或杭或宜興所出寬大而厚實者貯芽茶乃久久如新而不減香氣

茶鑪

茶鑪用銅鑄如古鼎形四周飾以獸面饗饗紋置茶寮中乃不俗

茶經終

野服攷 依寫本刊

前攝朱明洞天仙史張丑纂

野服之制始于逸民者流大都脫去利名枷鎖開清高門戶之所爲自非繕性立漠抱度弘虛勿能也後世學士大夫亦往往釋戀簪纓娛情布素若而人者蟬蛻淤泥之中浮游塵壒之表其可易之忽之也耶于是鴻搜故牘擇野服之尤雅者凡十六條定著爲茲編使夫山澤之癯習之可以耀潛德薦紳之家得之可以勵清修卽茲編以盡野服而野服盡于此矣

臺笠緇撮

毛詩云彼都人士臺笠緇撮注曰臺夫須也緇撮緇布冠也其制小僅可撮其髻也

鹿裘帶索

高士傳云榮啓期者不知何許人也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游于泰山見而問之曰先生何樂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惟人爲貴吾得爲人矣是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以男爲貴吾得爲男矣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旣以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也死者民之終也居常以待終何不樂也

鷓冠

子略云鷓冠子楚人居于深山以鷓爲冠著書十有六篇號曰鷓冠子

犢鼻褌

西京雜記云司馬相如初與卓文君還成都居貧愁懣以所著鷓鷩裘就市

人楊昌貰酒與文君爲懽旣而文君抱甄而泣曰吾生平富足今乃以衣裘
貰酒遂相與謀于成都賣酒相如親著犢鼻褌滌器以恥王孫王孫果以爲
病乃厚給文君文君遂爲富人文君姣好眉色如望遠山臉際常若芙蓉肌
膚柔滑如脂十七而寡爲人放誕風流故悅長卿之才而越禮焉長卿素有
消渴疾及還成都悅文君之色遂以發錮疾乃作美人賦欲以自刺而終不
能改卒以此疾至死文君爲誄傳于世

不借

古今注云不借者草履也以其輕賤易得故人人自有不假借于人因名不
借也又漢文帝履不借視朝

白接籬

世說新語云山季倫爲荊州時出酣暢人爲之歌曰山公時一醉徑造高陽池日莫倒載歸茗芋無所知復能乘駿馬倒箸白接籬舉手問葛疆何如并州兒高陽池在襄陽疆是其愛將并州人也

草裳

汲郡雜錄云孫登字公和西晉人無家于汲郡北山土窟住夏則編草爲裳冬則披髮自覆好讀易鼓一弦琴見者皆親樂之

短褐

五柳先生傳云先生不知何許人亦不詳其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爲號焉閑靖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遇得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旣醉而退

曾不繫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已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贊曰黔婁有言不戚戚于貧賤不汲汲于富貴其言茲若人之儔乎酣觴賦詩以樂其志無懷氏之民歟葛天氏之民歟

聚芳圖百花帶

高士春秋云宗測春游山谷見奇花異草則係于帶上歸而圖其形狀名聚芳圖百花帶人多效之

隱士衫

梁福廬陵記云成芳隱麥林山剝苧織布爲短欄寬袖之衣著以酤酒自稱隱士衫

樹衣芒屨

大唐新語云朱桃椎蜀人也澹泊無爲隱居不仕披裘帶索沈浮人間竇軌爲益州聞而召之遺以衣服逼爲鄉正桃椎不言而退遽入山中夏則裸形冬則以樹皮自覆凡所贈遺一無所受織芒屨置之于路見者皆曰朱居士之屨也爲鬻取米置之本處桃椎至夕取之終不見人高士廉下車深加禮敬召至降階與語桃椎一答旣而便去士廉每加褒異蜀人以爲美談

九華半臂

雲仙雜記云關文衍爲散騎常侍畫九華山圖于白綾半臂號九華半臂自云令吾此身常在雲泉之內

青笠綠簔

張志和漁父詞云西塞山邊白鳥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箬笠綠蓑衣斜風
細雨不須歸

飛雲履

樵人直說云白樂天燒丹于廬山草堂作飛雲履玄綾爲質四面以素綃作
雲朶染以四選香振履則如烟霧樂天着示中山道友曰吾足下生雲計不
久上升朱府矣

減樣方平帽

瑣碎錄云羅隱帽輕巧簡便省朴人竊倣學相傳爲減樣方平帽

太清篋

清異錄云臨川上饒之民以新智剏作醒骨紗用純絲蕉骨相兼撚織夏月

衣之輕涼適體陳鳳閣喬始以爲外衫號太平氎又爲四袷肉衫子呼小太清

野服攷終

紅朮軒紫泥法定本

新安汪鎬京快士著

世之言印色者必本于宣和猶之乎言墨者本于易水也易水之法予鄉得之宣和之祕未之聞也蓋諸書所載及四方博雅家所藏之方具詳于製油而略于砂與艾也且其說又各不一夫天下之事有物必有則豈作者獨無一定之法則歟或因後人珍秘致成廣陵散歟已未秋予從冀北歸卽坐紅朮軒中經之營之製度精良必求盡善盡美而後已將及一載始成迥非一切可以比並其間妙處全在染砂染艾曬油之三法誠所謂闕一不可也旣得三法便成十珍矣十珍者一明二爽三潤四潔此四者妙處在于染砂與艾也五易乾

六不落七不濇八不粘九不霾十不凍此六者又得力在曬油也雖然如是猶有疑焉恐歲久不能如初又自念經營苦心遂以次第功夫筆之于書並留一小箋約過一紀而後取驗年來鹿鹿今夏稍閒乃啓前函觀之當時箋上印章之豔麗不減毫髮且越十有七年矣于是前疑頓釋重將前藁較定成帙名曰紅朮軒紫泥法定本或庶乎可以補宣和之秘且不令予之苦心又成廣陵散也

染砂法

赤如丹砂烏用染爲其所以期于染者有不易之理在蓋丹砂鍾靈原有本來眞烝護其華彩印色之製去其烝而用其質所以藏漸久則色漸淡惟畫家用之歷歲雖久顏色如新豈物有偏勝于彼此耶工夫不同耳畫家設色

積以成之所以有烘染一法是知人力可以保其天真矣予乃仿之而先染砂雖觸類旁通之意然而宣和印色至今豔麗未必不是此法故曰砂期于染者一定不易之法也

選砂要明淨不淨則夾鐵不明恐是方士燒鍊之餘最宜慎之 乳砂初下手如左旋則自始至終俱要左若右旋則始終俱右切忌一左一右 先乾乳至細欲栩栩然而飛出則用燒酒同乳至無聲再用膠水少許沖河水飛之飛不下者粗也再乳飛至紫色者脚也脚去之 先飛下者爲漂浮於漂上者炆也炆棄之 先後飛下者俱曬乾和于一處再乳飛一次無炆浮即止 凡飛砂一次須用滾水出膠一次凡水要江河不宜井水 飛淨砂四兩用北京金華胭脂十片以天泉浸取其色水拌砂曬乾以水完爲度

紅艾法

艾本無紅良工苦心能奪造化藥之五味各朝其長艾性溫和紅花生新俱草本也艾之力在絨紅花之精英在脂而不在質脂非絨不合工夫必到爲佳工夫一到艾便紅矣

艾必蘄州不獨多絨且性又溫煖 製絨不宜見水先揀淨曬乾稔之篩之黑點漸少再曬磨之以馬尾羅篩用手搓之黑盡即絨矣 艾絨一兩用紅

花膏子碗浸艾曬乾膏既盡艾絨如未大紅加膏再浸曬必如紅寶石爲度

膏子大紅染坊及造紙作坊
中俱可買亦可代北京胭脂

曬油曬草麻油也按草麻子殼黑而仁白秉卦于坎得令于金所以有收腸拔毒之能昔人用之豈無意焉蓋引用佐使諸味非其大力不能統攝先以

凡火煉之後呈大陽真火煨就故印色十珍曬油功居其六也

葶麻子油二十四兩 白芨五錢 蒼朮二錢 川附子三錢 肉果一錢 乾薑二錢
川椒三錢 金毛狗脊二錢 信一錢 斑毛七個 皂角一錢 同入砂鍋熬至滴水
成珠去渣再加白礬末三錢 無名異末三分 共入磁餅曬以油至十六兩爲
度

合印色法

製砂一兩 製油二錢 四分先入乳鉢照前乳砂法順乳至油不浮砂不沉再
加製艾絨五分 仍前順乳三百匝爲度

用印色法

燒燭兩處風頭先完印色十珍更宜珍重昔云筆硯精良人生一樂此精良

之在我也印色增我印章之光華豈不更親切于筆硯哉作用法

一慎收貯

舊磁第一晶玉次之不宜銅錫最忌漆器犀象及石尤所忌也

一養色澤

收貯池中如攢寶塔油在四邊常令圍養色則鮮明又能永久

一勤翻調

砂體沉下油性浮上翻調既均和其體性十日半月宜調一次印出紙上自然有神

一戒動搖

持正按下切勿動搖苟一動搖白文則細朱文則粗甚至模糊失其本意

一宜拭淨

隨用隨拭務宜潔淨苟若不拭殘物粘滯能壞印色更壞印章

一宜薄墊

薄墊則平正厚則高低紙以廿四及三十張成一帙以備文房不用書卷又爲敬慎

一宜翻曬

春冬日暖宜曬一時夏秋日烈日宜曬一刻更宜慎密毋使灰落久而不動印色自壞

一慎蠹濕

芒種後蠹概宜高閣冀北風高防其灰入南山烟雨斥鹵卑濕高藏慎密又宜常曬

攜遠

出外不問涉水登山必須另換一長磁罐盛之上虛其四防沁油也油沁不惟壞印色恐油污他物須再用一錫套護之安頓妥帖載之負之俱無虞矣

闢謬

謬因妄生久而成譌以譌傳譌將安抵止聊摘數端以見其概或曰宜加珊瑚紅光顯灼殊不知珊瑚之色人力爲之其說謬矣又曰宜入乳金金碧輝煌且勿論其理之可否即據其方而言之印色一兩加飛金二十張會計金之重僅釐許豈能久乎其說又謬矣更有言加石青能令印色發紫豔者夫丹砂石青同一入石也畫家用其色醫家用其味旣不聞于丹青之秘又不見于岐黃之篇則其說尤謬矣蓋印色之光華豔麗原在于製度精良庸人不究物理希圖省力意謂此可以代彼所以有種種諸妄不一而足故曰謬

因妄生博雅君子幸勿受其欺也

補遺

印色有五彩紫者用紫粉紅者用丹砂青者用石青綠者用石綠黑者用青煙以蒸蜜同燒酒等分不拘某色但要調均再入艾絨拌用予曾試之只可隨製隨用不能留信宿或云此古法也載之以備攷

自種草麻子取油法 不擇地不勞人力清明後夏至前布子中秋後收之先曬乾去外包衣再下鍋微炒連殼搗碎重下鍋用水少許煮數沸見油即取起以布包用木板榨下油曬澄去脚取油聽用

若收子多則往油坊打油最易

岐黃家有言藥須道地取其真而有效也獨草麻油產北方既難致遠且市者又多雜油而無純真者莫若自種草麻子取油爲妙况隨處布子一

粒即可收五七升四升取油一觔不但可佐文房若廣樹之取油造燭以
芟作薪可爲陶朱公作一補遺之篇矣丙子端陽日紅朮軒主人汪鎬京
識

紫泥法終

韻石齋筆談序

人之所以衛身者道而已道之爲物清寧平夷不尠不競故達人必於近道者寄吾意焉則氣不煩而慮澄視不壅而志曠然後可以居高明而康強也今之塗亦棘矣犇車蕩舟塵驚濤駭持顛不暇而晏如姜公獨能怡情於游息之具風雅之林斯其度越儔俗爲深遠也蓋公少而種學長益博綜竹書蝌蚪多所研究鍾王顧陸蘇米倪黃之流日與拱揖進退於几席之上故胸無俗趣口無鄙言雖當雄艷之劇而若忘乎人間神解玄契之若斯也昔歲作噩舉國狂酣走權倖如鶩公獨先幾解組棄鳩署歸寂寥希夷以全其天彌復肆力於考鑿宅東有園林木蓊蔚溪流潺湲虛亭一楹幽翳不見日時與余把臂入焉撫殘楮掇斷縑推論得失搜討同異別白眞贗有倫有脊意

之所極夢亦同趣幾於昌歎之嗜然而公知道者也翫物而不溺於物娛意而不滯於意於其所著韻石齋筆談見之舉其中數端如黃石以定鼎隕軀文泉以玉盃繫獄項氏以多藏被掠程生以善墨見傾乃至秦璽無救於陸沈唐錢悉燬于鑄局宋帖仍歸於煨燼凡以見多賄之焚身而金玉之非寶也盛衰之靡常而聚散之有數也物之尤者應如烟雲過眼斯言亮不我欺至於辨覈精詳通涉淹雅特其餘事非公澄懷觀通之幽旨耳時余寄席於公之鶴臯別業接公手札以所著見示且索序言因述其大較如此屠維赤奮若律中夷則望後二日同里社小弟蔣清書

韻石齋筆談目錄

卷上

天成太極圖

秘閣藏書

永樂大典

名賢著述

朝鮮人好書

文王鼎附彝爐雷紋觚

周舉鼎攷

周乳鍾

金壘

古玉奩

宣和玉盃記

翡翠硯

定窰鼎記

中州玉璽

秦漢印

國朝印章

節慎庫銅缸

鼎鳴

石壁題名

南山小隱

靈巖子石記

瑞雲峯

卷下

延陵十字碑

聖教序附述聖記

瘞鶴銘

昇元帖

紹興米帖

河庄淳化帖

陳少陽綸誥

斗書藏經

徽宗高士圖

危樓日暮

宣和宸翰

山谷書法華經辨

憲聖皇后翰藻

楊妹子

米海岳畫

郭河陽御屏粉本

界畫樓閣述附髮繡

天池石壁圖

黃子久畫

子昂子固畫品

王叔明

倪雲林

梅道人

董文敏孫文介書品

書家餘派

項墨林收藏

火浣布

開元錢

晚季音樂

白兔

沙雞

文臣玉帶

絲燈記略

宋視

墨攷

墨攷緒言

韻石齋筆談目錄終

韻石齋筆談卷上

延陵姜紹書二酉著

天成太極圖

余祖養訥公乃石雲孫先生館甥曾隨石雲過鬻古之肆見一圓石瑩潤精彩搖之則中空而有聲孫君疑以爲璞玉以數鑲易之命玉工剖開乃天成太極圖也黑白分明陰陽互位邊縈紅線絢若明霞天地靈奇蘊于此石濂溪圖之于先石雲剖之于後較河圖洛書更爲明顯因知世有此理卽有此象朱子謂太極無形是未覩此神物耳

是圖石雲傳于乃子龍池龍池弗克象賢僅得百金售于楊文襄公之孫鶴慶君以襲廕請旨饋于分宜嚴相嚴氏籍沒已入內府

秘閣藏書

內府秘閣所藏書甚寥寥然宋人諸集十九皆宋板也書皆倒摺四周外向故雖遭蟲鼠嚙而未損但文淵閣制既庠狹而牖復暗黑抽閱者必秉炬以登內閣輔臣無暇留心及此而翰苑諸君世所稱讀中秘書者曾未得窺東觀之藏至李自成入都付之一炬良可歎也

楊文貞士奇有文淵閣書目十四卷此乃永樂至宣德間所裒後漸散逸不能如舊數矣

永樂大典

成祖敕儒臣纂脩永樂大典一部係胡廣王洪等編輯徵召四方文墨之士累十餘年而就計二萬二千一十一卷一萬一千九十五冊目錄六十卷因

卷帙浩繁未遑刻板止寫原本至宏治間藏之金匱嘉靖三十六年大內回祿世宗亟命那救書幸未焚敕閣臣徐文貞階復令儒臣照式摹鈔一部當時供謄寫者一百八名每人日鈔三葉自嘉靖四十一年起至隆慶元年始克告竣

名賢著述

昭代藏書之家亦時聚時散不能悉攷就其著述之富者可以類推時則有若宋文憲濂劉誠意基楊文貞士奇李文正東陽王文恪鏊吳文定寬史明古鑑陸文裕深程篁墩敏政邱文莊濬邵文莊寶楊文襄一清林見素俊王文成守仁楊升庵慎李空同夢陽顧東橋璘文衡山徵明楊南峯循吉鄭澹泉曉雷司空禮王鳳洲世貞王麟洲世懋唐荆川順之先少保鳳阿

諱薛方寶

山應旂李滄溟攀龍馮北海琦黃蔡陽洪憲胡元瑞應麟何元朗良俊茅鹿
門坤焦澹園竑顧隣初起元袁中郎宏道王損菴肯堂屠赤水隆湯若士顯
祖李溫陵贄董文敏其昌何士抑三畏陳眉公繼儒馮元成時可李本寧維
楨馮具區夢禎黃貞父汝亨朱平涵國楨李君實日華謝在杭肇淞鍾伯敬
惺陳明卿仁錫文湛持震孟俞容自彥張天如溥以上諸公皆當世名儒翹
翔藝苑含英咀華尙論千古其所收典籍縱未必有張茂先之三十乘金樓
子之八萬卷然學海詞源博綜有自亦可見其插架之多矣

朝鮮人好書

朝鮮國人最好書凡使臣入貢限五六十人或舊典或新書或稗官小說在
彼所缺者日出市中各寫書目逢人遍問不惜重直購回故彼國反有異書

藏本也余曾見朝鮮所刻皇華集乃中朝敕封使臣與彼國文臣唱和之什
鏤板精整且繭紙瑩潔如玉海邦緇帙洵足稱奇

文王鼎 附彝鑑 雷紋觚

修吾李公節鎮淮陰博綜奇玩遣中翰黃黃石羅致名品以千三百金得文
王鼎于梁溪嵇少峯家曾挂彈章于是寶鼎之名聞天下迨修吾物故乃耶
視爲長物此鼎仍歸黃石黃又別購彝鑑花觚蔚爲三絕雄視飛鳧韓太史
芹城見而愛之徘徊歎賞幾同米顛禮石南都時黃石流寓曲阿賀日獻爲
居停主笈中所攜咸寄賀室日獻于黃石固有乳水之契然雅玩非其所好
也黃石由懋遷起家雖仕至璽卿而會計之精徽賈推爲領袖日獻素擁厚
資牙籌營運惟日孳孳兩意相孚賀出千金授黃將列肆于金閭而逐什一

也不意黃石屈蘇而歿賀往弔唁兼理前貲伊妾陳姬匿之償以古玩于是彝鼎花觚悉爲賀有乙酉夏日余避暑于先宗伯義庄與日獻家密邇恒過晤言因出三器示余鼎方而淺四面飛戟足鏤雌文觚則雷紋細花翠色欲滴爲周器無疑彝則上下花紋兩瓣乃漢器也芹城注念此鼎多方求購賀意將允韓適北輟因而中止韓太史遇王憲副仲和于燕邸贊述此鼎詫爲希覲仲和心儀之憲副乃覺斯先生弟與余留都有傾蓋之雅戊子嘉平月赴任金衢停驂過晤兼詢鼎藏何所余酬帖于郵亭出觀王摩詰山水一幅李希古萬松金闕圖漢玉雙鳩

乃嚴分宜物沒入內府

青綠商彝其餘秦漢珮環暨貓

睛祖母綠俱璀璨琳瑯如入縣圃有歛人王君正求見備陳賀氏之鼎願効居間斯時歲聿云暮風雨載途賀旣抱病杜門王亦徵書期迫各分手河梁

未幾日獻云亡君正聞訃遄報仲和請圖此鼎仲和命之齎金懸購而鼎與觚俱屬金衢矣

按宣和博古圖所載文王鼎銘七字曰魯公作文王尊彝史記魯世家云武王遍封同姓功臣戚者封周公旦于少昊之虛曲阜是爲魯公以是推之此鼎是爲周公作祭文王之器考之魯頌云乃命魯公俾侯于東則實伯禽就封制于宗廟以享其祖者也今觀鼎內篆止三字亦無文王之款且輕重大小與宣和所藏迥異祇緣鼎足彷彿于圖乃強名之爲文王鼎耳古器命名皆據銘文所有而題之如子父舉鼎南宮鼎之類不一而足今飛鳧家見鼎之方而古者即指名爲文王鼎矣習焉不察寧直見馬呼韓見牛呼戴而已

周舉鼎攷

按丹古舉字也三代彝鼎有此文者頗多宋之僖公名舉楚有大夫伍舉皆驗其名款非宋僖公即伍大夫也俱皆周人也觀其文質相宣翡翠欲滴爲周器無疑

周乳鍾

戊子春余得古鍾于京口高七寸五分鈕高二寸闊二寸八分橫五寸三分重三斤十二兩無銘鈕蟠雙螭乳三十有六乃周器也文鏤典雅色裏翠羽扣之其聲鏗鏗頗乏霜中清越之響蓋歷年旣久化銅成碧雖瑩玉質未振金聲如至人忘言神觀充悅德音中函莫可端倪余懸之架上于數千禩之後尙存鳧氏典型祇以娛意而不以審音庶幾陶靖節之無絃琴耳

余旣得乳鍾佐以泗濱浮磬擊之鏗金戛玉餘韻悠揚鐘音淳古大扣小應反遜石音桓宣武云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今乃知金不如石也

金罍

邑先輩鍾減亭

鳴陸

爲河南永城令鄉民發古墓得金罍二後事露追之罍爲

減亭所得其子繼聲不才終風且暴剝其金而用之雖蝸涎蝕尙存典型未爲棄物繼聲蕩于樛蒲售之史玉池太史此萬歷間事崇禎壬申仲春余因襲廕驅車北行至金陵而暫憩焉過晤于參將王澄海見其案上金罍充耳鼎足飾以金銀其小可置諸掌商嵌雲雷細紋絲縈髮縷且質地精湛青綠內函外如元玉璿璣文款繡錯雲燦霞明奇器之奇莫奇于此余把翫良久而心賞神怡元章袖中石豈可令楊次公見乎乃集詩以銘之曰我有旨

酒酌彼金罍充耳琇瑩如璋如圭於萬斯年莫不靜好適我願兮與子偕老
余按罍之式凡有五山罍金罍大罍小罍水罍也諸侯大夫飭以黃金鏤
爲雲雷取博施之象禮記曰宗廟之上罍尊在阼犧尊在西其爲列侯上
卿宴享之器無疑

古玉奩

天壤間神奇之器其函蓋之合雖遺失千秋終當復遇不但延津雙劍已也
興化李彬齋太保石麓公孫有古玉奩乃商周間物其未出土時曾近銅器
綠瀋數片侵入玉中融酥凝碧妙奪化工其式熊足充耳蓋蟠三螭驪首于
雲紋中蜿蜒生動雕琢之工玲瓏古雅神彩陸離石麓傳之彬齋祇有奩而
缺其蓋彬齋宦遊燕邸攜以見隨遇中州估人以古玉一囊求售皆琛璧珮

觴零星瑰異中有玉蓋一枚與所藏之奩色澤惟肖彬齋見而躍然持入內室取奩合之渾然天成了無攜貳驚喜踰涯不論直而收之于是琬琰之名聞于遐邇迨彬齋有若敖之戚李氏羣從爭欲得之議久不決旋歸季因是而剖分其價焉余獲觀于因是齋中當爲奇器甲觀

宣和玉盃記

宋宣和御府所藏玉盃三其一內外瑩潔絕無纖瑕盃口聳出螭頭小螭乘雲而起天矯如生名教子昇天真神物也二名八面玲瓏三則單螭作把外多花紋鉤碾精工瑩白過于教子而神彩稍遜其一其三向在雲間朱尙書旋溪家尙書之孫文巖及少愚各分得之文巖不能守以教子盃典吳門三百金已而從兄太史文石公諱大韶念玉盃爲旋溪公故物倍價贖歸其單

璃盃之在少愚處者久之亦歸文石文石居平晨起即科頭坐快閣上用五色筆批評古書數葉巾櫛後即把玩古彝鼎展名畫法書薄暮則設席款客令歌童度曲出所珍雙玉佐以文犀奇窰諸爵琳琅溢目坐客常滿與內弟平湖陸仲仁尤所親暱嘗對陸君云此盃乃宣和御苑所珍閱五百餘年而雙璧宛然供余立賞不惟奇器良亦奇緣陸亦摩挲久之不忍釋手雖私艷慕不敢如米顛據舷也文石捐館無子立弟太學文泉子爲嗣諸寶玉器則夫人平湖陸氏貯之熊祥閣中謹司筦鑰外人不能窺也萬歷壬午七月忽白光一道從閣上冉冉南去識者知爲寶玉將散之兆未幾陸夫人暴殂陸宗族無不垂涎其家業者夫人之姪陸怡石妄稱陸氏中毒乃訟文泉于浙平湖劉令逮置園扉衆瓜分其有時仲仁已爲顯宦把持其間曰兩玉盃至

文泉還矣于是亟取獻之盃至之夕文泉之室胡氏忿然曰夫君之禍此爲崇耳盃盃欲擲之地左右失色請曰如主公何胡曰且休矣猶當辱之乃出錢二十五文沽村醪一樽斟盃中遍飲侍兒臧獲明日納之于陸遂議和而出文泉于獄越夕張筵款文泉卽將玉盃勸飲文泉歸而恨絕圖所報復力有不能惟嚴課其子冀以成名伊子果中甲榜仕爲平湖令天啟間陸之子鍾奇少年任俠游于酒人因葉朗生謀叛罪議爰書將罹危法正屬朱令翰獄生死懸于筆端朱陸舊係內姻不欲終置于理遣人謂鍾奇曰吾兩家久屬肺腑奈何因酒鎗微器而辱我先人楚弓不還則我先人含恨地下終無已也鍾奇適在危迫且爲讎家所軋費及數萬金此盃雖則家傳非其好也亟還之朱君乃致祭于家廟令陸生手捧玉爵晉之几筵裸酒三巡泣告于

祖考曰而今而後可雪恥于九原矣并語陸生茲乃尤物吾兩家溺之幾陷不測無詒患于後人也取椎擊之碎若迸珠乃保全鍾奇緩其吏議鍾奇改行從善仕執金吾

翡翠硯

崇禎丙子余參南中府軍事樞務蕭閒與同寅諸君以登臨觴詠爲事丁丑初春偕何青邱楊獻可郝東星觀梅靈谷時零雨初霽山容明秀玉雪亭亭芬馥十里夾道古松樛枝盤鬱山徑幽邃如行空翠中八功德水涓涓始流漱之清寒沁齒金陵蔣生爲地主攜榼集花下出碧玉盃勸飲青邱謂坐客曰余家藏翡翠硯與此盃同色磨之以金霏霏成屑如硯中墨瀋先君

湖廣隨州

人內閣學士諱宗彥

所遺世固稀有惜未攜來與君輩玩之未幾隨州破于流寇青邱

之家蕩然矣

歐文忠公歸田錄云家有一玉罌梅聖俞以爲碧玉真宗朝老內監見而識之曰此寶器也謂之翡翠蓋禁中有翡翠蓋一隻所以識之公偶以金環磨于罌腹金屑紛紛而落始知翡翠之能屑金也正與青邱所藏者同

定審鼎記

定審鼎乃宋器之最精者成宏間藏于吾邑河莊孫氏曲水山房有李西涯篆銘鐫于爐座曲水七峯昆仲乃宋陽賞鑑家與楊文襄文太史祝京兆唐解元稱莫逆西涯亦其友也孫氏嘉靖間值倭變產日益落所蓄珍玩俱已轉徙茲鼎爲京口靳尙寶伯齡所得毗陵唐太常凝菴負博雅名從靳購之遂歸于唐唐雖哥審充物此鼎一至諸品避席自是海內評審器者必首推

唐氏之白定窰鼎云吳門周丹泉巧思過人交于太常每詣江西之景德鎮仿古式製器以眩耳食者紋款色澤咄咄逼真非精于鑒別鮮不爲魚目所混一日從金閶買舟往江右道經毗陵晉謁太常借閱此鼎以手度其分寸仍將片楮摹鼎紋袖之傍觀者未識其故解維以往半載而旋袖出一爐云君家白定爐我又得其一矣唐大駭以所藏較之無纖毫疑義盛以舊爐底蓋宛如輯瑞之合也詢何所自來周云余疇昔借觀以手度者再蓋審其大小輕重耳實倣爲之不相欺也太常歎服售以四十金蓄爲副本並藏于家萬歷末年淮安杜九如買而多資以釣奇爲名高出累千金購求奇玩董元宰之漢玉章劉海日之商金鼎咸歸之浮慕唐氏之定爐形于寤寐太常之孫君俞豪華好客杜齋千金爲壽必求茲鼎一觀以慰生平君俞出贖鼎戲

之杜謂得未曾見如見帝青天寶強納千金以二百金酬居間者攜鼎以去君俞雖尙俠氣而居心頗厚良不忍欺遣門下士告之曰吾子所取者贗鼎也眞者尙在遵太常公戒不輕以示人子旣捐千金而保贗品者若雖不知余寧不媿于心乎杜反護前以爲悔盟持之愈堅客曰子如不信請列二鼎並觀可乎杜猶疑信者半唐出眞鼎示之若虬髯之遇文皇雖各具龍虎之表而神彩煥發自與常異也由此知九如不過葉公之好原非眞賞君俞襟度過人遠矣九如歿傳于伊子生之有王廷瑋者字越石慣居奇貨以博刀錐矚杜生遊平康以八百金供纏頭費逆料其無以償且示意不欲酬金而欲得爐也爐竟歸之詭稱其值萬金求售于徐六岳徐惡其譎拒之不納乃轉質于人十餘年間旋質旋贖紛如舉碁又求其族屬之相肖者方圓數種

並置篋中多方壘斷泰興季因是企慕唐爐廷瑀以一方者誑之售直五百季君以爲名物而愉快焉毗陵趙再思舊遊于唐稔知此鼎偶過泰興晤季季云近得一奇器乃唐氏名物方期請政而適來誠良緣也趙生唯唯季問唐家定審方鼎君曾見否趙大笑曰唐之定鼎體圓而足三公云方鼎何居季廢然入內久不出趙生屏息以俟至暮乃出謂生曰此獠欺我南科屈靜源吾中州所取士今致書靜源道其事當爲我處之屈君屬有司追理廷瑀抱頭鼠竄挽人講解另以僞物償季僅免狎狴焉而黃黃石之事起黃石名正賓以貲郎建言廷杖憑藉聲氣遊于搢紳頗蓄鼎彝書畫與廷瑀同籍徽州稱中表互博易骨董以爲娛正賓有倪雲林山水一幅估價百廿金託廷瑀轉售仍暗記花押于隱處廷瑀心艷倪畫屬高手臨摹待正賓取時卽換

摹本還之殊不知其有默記也正賓遣蒼頭王佛元取畫裝池宛然唯失花
押佛元黠人也謬云主人不惟遣來取畫兼欲觀定爐且議價耳廷瑀方授
爐佛元而正賓亦至謂廷瑀曰畫久不售應以原物歸我奈何作狡獪伎倆
廷瑀搏頰發誓正賓詰之曰吾有私記今安在正誚讓問佛元從旁執鼎兼
以左右指樞鼎耳以示無還理廷瑀奪之鼎墮地如裂瓦廷瑀恨絕頭撞正
賓傷脅時正賓被逐于南都方鬱鬱不樂又遭廷瑀之侮越夕奄逝廷瑀宵
遯潛踪于杭爾時潞藩寓杭聞定爐名遣承奉俞啓雲諮訪遇廷瑀于湖上
出質鼎誇耀把臂甚歡恨相見晚引謁潞藩酬以二千金承奉私得四百以
千六白金畀廷瑀潞藩時在播遷乏主藏吏命一廚役司其筦鑰其人頗椎
鹵居無何王欲觀鼎廚役啓盒取鼎戛然有聲忽折一足廚役懼投水死大

兵入杭潞王赴北承奉沉廢鼎于錢塘江中

野史氏曰鼎乃重器以備清廟明堂之儀商周以來典型具在若夫越窰祕色昉于後周而三代無傳焉奈何以瓦缶之微與天球宏璧抗衡耶或曰虞之陶不在商周上乎然土斲汗樽昭其儉也非以示珍今宣成之器又將與定瓷競勝好事者趨之若狂良不可解

中州玉璽

天啓四年秋河南臨漳縣學生王思極王燦同鄉民邢一秦耕于漳河之濱忽風起水湧紅光旋繞視之地間閃出一玉古色璀璨黃白相宣重一斤二十兩方各四寸面厚一寸二分高一寸八分龍紐龜形乃傳國璽也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龍飛鳳翥神彩陸離撫臣程紹具表進之副使張夢鯨

則齋表官也夢鯨印成絹本攜至京師其時董立宰爲少宗伯得絹本藏之
以爲珍異進璽之日則十一月十三日天子御皇極殿受朝賀傳視廷臣頒
賚撫臣以下有差得璽者僅賞銀五兩魏忠賢欲令天下有司赴京慶賀時
同節家伯諱志禮爲尙寶卿職掌符璽力阻其議大拂忠賢之意乃令科臣
以年老劾歸同節雖硜執已見以忤權璫然免王程之驅馳而省驛遞之騷
搔爲益多矣

秦以藍田玉制傳國璽命李斯篆文王莽篡位使安陽侯王舜迫太后求
之太后怒罵投之殿階一角微缺遞傳而至宋靖康之變鼎彝圭璧蕩然
一空元成宗時御史臺通事闊闊朮得之于故同知通政院事拾得家後
被順帝攜入沙漠秦璽化爲烏有先生久矣中州所得方稜無缺似非秦

漢所傳或曰秦璽有六此其一也抑漢唐以來倣而制之耶夫嬴秦受命
僅垂兩葉中州呈瑞隨見陸沉於傳國乎何有惟善爲寶侯服且然况君
天下哉臨漳古鄴地魏都于此璽或曹氏所制

秦漢印

上海顧氏所藏漢銅玉印最多有印譜行世而實始于河庄之孫嘉靖間外
大父石雲孫君好古博雅藏秦漢時玉印三十餘方銅印七十餘方其紐各
異有龜紐駝紐鼻紐又有陰陽子母等印石雲于秦漢魏晉六朝篆文類能
辨之後爲上海顧氏購得復次第購印三千有奇蓋由孫氏始也余曾見淮
安杜九如家玉印凡二百餘方各甚精好中有無篆之章而紐極佳亦因其
紐而存之耳俞容自先生有印癖收藏古印頗多參攷最詳彙爲印譜國變

後俱散逸矣

國朝印章

印章之制始于秦而盛于漢然祇記姓名及官階耳至宋元始有齋名及別號殆我明風雅之士博綜篆籀鳥跡蝸涎游泳上古鐵筆之妙莫過于文三橋彭何雪漁震三橋如漢廷老吏字挾風霜雪漁如絳雲在霄舒卷自如徐髯仙霖許高陽初周公瑕天球皆係書家旁及篆體印文章法心畫精奇李長蘅流芳歸文休昌世以吐鳳之才擅雕蟲之技銀鈎屈曲施諸符信典雅縱橫梁千秋裘受業于何雪漁奏刀運腕饒有慧心亦後來之秀

節慎庫銅缸

崇禎間余承乏南起部郎曾縮庫篆見節慎庫銅缸二隻云是沈萬山家物

其形四方外多花紋色純黑如漆若世傳姜鑄之式

鼎鳴

余既解組歸偃臥林麓視舊遊爲畏途丙戌秋因羣從赴南闈之試亦策蹇於秣陵逍遙登眺晤舊同寅董君

諱德鏞

閒談開始知別後適值兵興水衡之

錢日應軍需猶虞不給且川湖道梗陡缺銅商凡內帑銅器悉充鼓鑄間有古色陸離者董君心知奇器然亦未敢議留有巨鼎三座俱重六七百觔輦至鑄廠將投熾炭命吏守之靜夜鼎各長鳴如虬吟幽壑頭陀文璞聞而惜之糾衆僧募銅赴部請易乃于碧峯報恩寺兩刹暨圓覺菴各置一鼎焉由此千秋重器脫火坑而登蓮域永鎮檀那矣

石壁題名

外大父七峯孫君吾陽高士也與唐六如祝希哲楊遂菴陳石亭張石川諸名彥稱莫逆交相思命駕羣賢畢集往往見之圖詠流傳人間孫氏所居之南山石壁奇峭屹立江湄正德庚辰歲七峯與諸君修禊于石壁之下題名巖表鐫之以紀勝游其懸崖揮翰者乃楊文襄也唐六如圖之兼題長歌于幘首雖西園雅集不是過也余追慕渭陽遣人揚之其磨崖之刻半漉于風雨惟六如圖詠尙焜耀于天壤間七峯之藉以不朽者不在金石而在縑緗矣石壁題名詩六如集中未載今錄于此以俟桑梓之彥如葛常之著韻語陽秋者採焉

七峯山上多石壁虎踞龍蹲兼臥立有時斜疊波濤紋蘚固苔封半乾溼主人乘興恣登臨不速長攜二三客臺閣山林半相雜一時謔詼皆文墨梯高

躡險不肯辭淋漓每灑如杠筆深鐫淺刻動錐鑿從此長年費工力我也從
傍記姓名太歲庚辰年正德雖然汗漫一時事百年轉眼存舊跡試聽夜深
風雨中應有鬼神驚且泣

余和六如先生韻云石骨嶙峋露蒼壁一點芙蓉天外立江濤遙浸翠微
寒雲氣長封苔蘚溼七峯高士嵇阮儔四座琳琅偏好客客星每動太史
占雅集西園欣灑墨飛梯懸磴記芳名黃鶴靈芝鐫鐵筆六如仙子染湘
素五百年來扛鼎力畫圖三見歲庚辰曾並磨崖傳正德千秋應有六丁
護玉躡金題存舊跡只恐夜深風雨中虹光射斗九龍泣

浪漱雲根驚峭壁靈鷲飛來江上立霜凝危岫薜蘿寒露墜空林松桂溼
南山小隱真奇士北海清樽俱上客燒餘竹瀝祇烹茶磨遍松煤堪潑墨

伯虎前身顧虎頭興酣盤礴方留筆掣管迅如風雨來驥渴鴻驚憑腕力
石淙墨興垂琬琰風雅不孤徵有德紀元前度是庚辰驚喜百年傳舊跡
雲巒幻出蝌蚪文蒼頡書成鬼應泣

南山小隱

正德庚午祝京兆爲河庄孫氏作南山小隱記文體華整書法端莊有雅人
深致此亦吾鄉文獻足徵者卷乃素綾所書今藏于文學孫生家

靈巖子石記

余性好石尤好靈巖子石此種出靈巖山之礪中

山在六合

而聚于金陵余屐齒

每及雨花桃葉間必博訪其上乘者貯之奚囊攜歸以古銅盤挹水注之日
夕耽玩心怡神賞如坐蓬瀛見蛟蜃吐氣結成五色珠璣絢爛莫可名狀此

石初爲山靈所祕人未知之或樵夫牧豎過而拾之玩弄俄頃旋復棄擲惟與曉煙暮靄出沒于潺湲中而已萬歷丙申歲米友石尹于茲邑簿書之暇觴詠于靈巖山見溪流中文石纍纍遺輿臺裳掇之則繽紛璀璨髮縷絲縈其色白如霏雪紫若蒸霞綠映遠山之黛黑洞瀚海之波黃琮可薦于虞禋赤文曾藏于禹穴更有天成魚鳥竹石暨大士高真如鏡涵影自然成文友石得未曾有詫爲奇觀更具畚鍤採之重淵邑令所好風行景從源源而來多多益善自茲以往知音競賞珍奇琳琅想米顛袖中無此一種坡老怪石供不必取之齊安江上矣

瑞雲峯

震澤洞庭之麓產奇石焉宣和中朱勔得神運峯于龜山廣百圍高六仞殫

東南民力運入汴京爲良岳羣峯之長今姑蘇徐氏園之瑞雲峯亦其流亞也峯巒秀拔巖萼嵌空蒼潤嶙峋聳立林表初在王文恪別墅後歸太僕徐君徐營菟裘于吳門移置此石聯舟載之旣至湖心風狂浪湧舟敗石沉于是寒波萬頃遙浸月華素練千層倒沈雲影猙獰淵底恆驚躍浪之鯨突兀波心長爲秋水之骨犀然牛渚孰窺水府神奇劍入龍津莫測波臣變化徐君素有平泉之癖反爲望石之夫廣募漁人泐于浩淼若蟹戶之探珠類舟人之求劍忽覺洪濤中崔巍影現彷彿似之乃編巨筏設絞車千夫競拽登之水湄則塊然如磬非復故物就而視之即斯石之座也徐君得魚思筌仍百計旁求冥搜于蛟闕漁人復于深潭揣得石骨越壑穿巖足指幾裂益以千尋絙索挽而出之如巨鼇戴山橫截波面宛然原石也乃知神物會集確

有機緣雲峯不沉磬石不出珠還璧合夫豈偶然

韻石齋筆談卷下

延陵姜紹書二酉著

延陵十字碑

曲阿延陵里季子墓在焉夫子書十字碑云嗚呼有吳延陵君子之墓籀體
奇偉冠絕古今且石碣巨麗足表聖謨碑陰張從申書圓潤適逸輝映翠琰
淳化閣帖亦勒孔書十字如小彈丸不類豐碑之製此必王著輩欲藉先聖
之蹟以重閣本乃縮而小之若玉枕蘭亭耳或謂孔子未嘗至吳是否俱不
可考此豈其然蓋夫子于其讓國諸賢未嘗不心儀而神合焉故稱泰伯曰
至德稱夷齊曰得仁茲則稱季札曰君子因嗟悼其亡而表揚其墓夫復奚
疑今之人欲誌壙石尙不遠千里而徵文豈秉筆者皆造墓門方染翰耶唐

李陽冰書篆初學嶧山碑後見孔子書季札墓字便變化開合如虎如龍勁利豪爽風行雨集是知陽冰之篆法得所宗矣

聖教序附述聖記

唐玄奘法師貞觀三年八月往五印度取經至十九年正月復至京師先翻瑜珈師地論成進御太宗製大唐三藏聖教序褒之皇太子治又製述聖記有宏福寺沙門懷仁集王右軍字勒二文于石今考序內自顯揚聖教起其文乃高宗在青宮時所述葩藻典雅可與太宗序韻頡頏豈卽所謂述聖記耶雁塔初成褚遂良書二帝記序鐫兩碑置塔間自是雁塔爲進士題名及遊人燕集之所褚河南聖教序碑乃永徽四年十二月建較之懷仁集右軍書更覺風骨清勁匠心獨運尤爲可珍

瘞鶴銘

瘞鶴銘在焦山斷崖中筆法之妙爲書家冠冕今已剝蝕于驚濤怒浪不復存其髣髴矣論者以華陽真逸爲顧况道號又以爲王逸少書又以爲陶貞白書又以爲唐人王瓚書紛紛揣摩奚啻蘭亭聚訟余審其結體蒼勁楷隸相參且銘詞古雋其出于六朝名手無疑歲久石泐傳諸簡冊者文多缺略友人徐若水有唐摹本了是全文余喜而錄之

瘞鶴銘并序華陽真逸撰鶴壽不知其紀也壬辰歲得于華亭甲午歲化于朱方天其未遂吾翔寥廓耶奚奪之遽也乃裹以玄黃之幣藏乎茲山之下仙家有立石旌事篆銘不朽詞曰

相此胎禽浮丘著經迺徵前事出于上真余欲無言紀爾歲辰元門去鼓華

表留聲我惟髣髴事亦微冥爾將何之解化惟寧後蕩洪波前固重局右割
荆門未下華亭爰集眞侶瘞爾作銘上皇樵人逸少書弁山徵陽外仙尉江
陰眞宰立石

昇元帖

宋太宗萬幾之餘留意翰墨淳化三年出御府所藏墨蹟命侍書王著鏤板
禁中集爲法帖十卷惟大臣登二府者得賜故法帖譜系以閣本爲祖然江
南李後主命徐鉉以所藏古今法書入石名昇元帖此在淳化以前當爲法
帖之祖

接石刻三代及秦漢卽有之皆豐碑及磨崖也法帖之成帙而可置案頭
者自昇元淳化帖始

紹興米帖

宋高宗聽政之暇垂情文藻嘗自書禮部韻略五卷如千尺文錦卷舒有餘于米元章書尤所篤好紹興辛酉集元章墨蹟刻之禁中余得宋搨第三卷于袁寰中皆擘窠書秀偉奇傑掩映縹緗

河莊淳化帖

淳化閣帖碑板不知何年入于禁中正德間吾邑河莊七峯孫中翰好古博雅遊于京師頗善內臣蕭敬武宗翠華巡幸敬常居守其時功令稍寬敬引七峯觀大內至一小殿見殿角堆積碑板七峯諦視之徘徊不去敬曰內庭萬戶千門卽西苑一隅非竟日可歷君津津於朽木何爲者哉七峯曰此宋刻淳化帖也余愛其結體清拔轉折飛動有風旋電激之勢冠絕外庭諸本

是以觀耳敬謂子欲之乎當爲圖之孫謝不敢敬有心人也亦善草書歲暮大雪傳旨掃除敬啟御前云內庭有廢材并宜移出帝可其奏敬卽以帖板致之七峯七峯驚喜逾涯以錦囊密貯攜之歸里當時善書如文徵仲祝希哲諸公鑒定可與宋揭閣帖方駕求者填門吳中爲之紙貴京口楊文襄與孫爲姻家戒之曰碑板出自禁庭紛紛傳揚倘爲人指摘禍且叵測竊爲君危之七峯篤好此板不忍付之水火亟以原揭另刻十卷以應求者謂之二號帖宋板則稱上號焉後因家僮夜博不戒於火兩本俱失流傳人間者眞同吉光片羽而上號尤爲賞鑑家所重

淳化間太宗以前代墨蹟命王著鏤板禁中集爲閣帖十卷非登二府者不得賜人間以官帖爲難得其揭用李廷珪墨色濃而無銀錠紋者上也

後來板漸拆裂墨色稍淡有銀錠紋者次也河莊帖標格清勁結體圓密有純綿裹鐵之致無銀錠紋此乃宋刻上乘而非王著所摹明矣至於次號存爲評脚可也孫氏曾經倭變帖傳稀如星鳳其上號將與宋搨並驅非上海顧氏本所可望也陸文裕云蘭亭無下搨吾於閣帖亦云

陳少陽綸誥

吾邑陳少陽先生蚤有雋聲俶儻負氣丹誠貫日九死不移於欽宗高宗兩朝疾邪秉正屢上彈文劾蔡京王黼朱勔童貫黃潛善諸奸鷹鷂之擊不遺餘力終遭潛善構陷與歐陽徹同斬於市紹興四年思陵追悔前非贈先生朝奉郎祕閣修撰所頒誥軸俱藏於家先孝廉曾刻之石今錄於左以存桑梓典故其文曰

嗚呼古之人願爲良臣不願爲忠臣以爲良臣已荷美名君都顯號忠臣身
嬰禍誅君陷昏惡嗚呼惟爾東爾徹其殆將有意於爲忠臣乎由朕不德使
爾不幸而不爲良臣也雖然爾藉不得已不失爲忠而顧天下後世獨謂朕
何此朕所以八年於茲一食三歎而不能自己也通階美職豈足爲恩以塞
予哀以彰予過使天下後世考古之飾非拒諫之主殆不如是魂而有知享
朕茲意

北斗書藏經辨

句容崇明寺有斗書藏經年久散落人間褚素完好展之墨色映人眼睫信
毘盧法寶也相傳寺僧欲延請名流書經滿藏忽有全真七人至寺俱渥顏
飄髯風度冲遠謂僧曰吾能書此何必倩人主僧允之扁閉一室至明啟扉

闔無其人止有七鵠冲霄而去剡藤貝葉繕寫無遺鋒穎端莊如出一手始
悟北斗神顯化建齋以謝余舞象之年聞其說而異之留意採訪後先凡得
三卷皆朱絲界行紙瑩潔如玉書體頗類眉山其一爲大雲經宋元祐五年
庚午七月錢塘張暉書其一爲般若經亦庚午年張暉書其一爲法輪經元
祐五年庚午七月岷山潘澤書想元祐庚午乃寫經起首之期也姓名歲月
班班可考何乃神其說而謂北斗降靈之迹乎

徽宗高士圖

徽宗模衛賢高士圖贈首瘦金御書所圖高士展對鬚眉生動儼與古賢
晤語後有蔡京題跋崇禎壬申余見於燕邸無十五城之價不能留之每往
來於懷不勝趙明誠牡丹圖之感不知何由轉徙吳中爲韓古洲所得己卯

秋日余會古洲於京口追述燕中所見古洲掀髯曰兒欲觀此卷乎余曰長安遠在日邊止可作京華客夢耳古洲卽於行笈中取出此卷暨黃庭內景經皆烜赫名蹟內景經亦有宣和小璽茲卷印記若合符節余旣出春明門自分永隔高士儀表何期復見於古洲書畫船中展卷憮然如遇故人也

危樓日暮

余於金陵見冊葉一帙上多名蹟中有山居圖一幅諦視之乃宣和御筆邱壑全法王右丞御題左方云危樓日暮人千里欵枕秋空雁一聲董文敏鑒定爲王摩詰非也蓋宣和內府所藏多右丞眞蹟帝薰習之久故渲染似之

宣和宸翰

乍覺生風喜雨涼農家得地發田穰却緣暑退秋光滿點滴高梧似漏長右

宣和殿書爲鶴林寺僧藏

憲聖皇后翰藻

宋憲聖慈烈皇后吳姓高宗之配工於詞翰書法絕類高宗四明樓璿爲於潛令繪耕織圖進呈農事自浸種至登廩凡二十有一蠶事自浴種至翦帛凡二十有四逐段有憲聖題字余曾見后題徐熙牡丹圖云吉祥亭下萬千枝看盡將開欲落時却是雙紅有深意故留春色緩人思題芍藥云穠李夭桃掃地無眼明驚見玉盤盂揚州省識春風面看盡羣花總不如

楊妹子

楊妹子乃宋寧宗恭聖皇后妹其書類寧宗凡御府馬遠畫多命題詠余曾見馬遠松院鳴琴小幅楊娃題其左方云閒中一弄七絃琴此曲少知音多

因淡然無味不比鄭聲淫松院靜竹樓深夜沉沉清風拂軫明月當軒誰會
幽心調寄訴衷情波撇秀穎妍媚之態映帶縹緗

山谷書法華經辨

戊子夏日觀張修羽所藏黃山谷書法華經七卷以朱絲界行楮素精好眞
宋蹟也然斷以爲涪翁書則不能無疑結體雖出雙井頗乏靈骨秀韻嘗閱
蘇黃墨蹟卽赫蹏數行未有不識款及歲月者豈手書至七卷之多而不落
一款不鈐一印恐涪翁之鏟迹逃名不至是也此必趙宋高僧深于黃體者
所書若李懷琳之做嵒叔夜耳余每見宋書藏經結體多是眉山形模宛肖
若遽謂東坡眞蹟則不然矣修羽所藏乃檀那珍品固非墨池奇蹟

徐若水有趙文敏書法華經七卷乃三懷講師故物後多名人題跋雖有

子昂款余亦謂非趙筆凡名賢書以韻爲主字如算子了無天趣何能上
下五百年縱橫一萬里哉

米海岳畫

米海岳人物英邁裁鑿精深翰繪軼羣有邁往凌雲之致所寫雲山烟樹雖
宗王洽潑墨實法董源皴染且其臨摹古畫往往亂真圖晉唐間忠臣義士
像得顧陸標格自寫海岳菴及淨名齋圖巖壑深秀曾于紙上橫寫松梢針
芒千萬攢錯如鐵又自寫照三本其一藏紹興御府想寶晉齋中盤礴之蹟
必有極精工者其墨戲雲山乃米畫之一種耳

郭河陽御屏粉本

古人畫稿謂之粉本不經意處天真爛漫生意勃然良足珍重余見郭河陽

玉華殿屏風圖兼李營邱董北苑風骨熙寧間奉旨畫玉華殿後苑御屏經營畫格以應宣召乃粉本之佳者款則八分書結體古雅生平僅見

界畫樓閣述 附髮繡

畫家宮室最難爲工須位置無差乃稱合作世傳界畫之工緻者咸目之爲李將軍殊不知唐之尹繼昭五代之胡翼衛賢皆擅國能至郭恕先而人品旣高構思精密游于規矩準繩中而不爲所窘余曾見其避暑宮圖千榱萬桷纖毫不遺誠行家絕藝也勝國王孤雲能接武恕先而更加細潤其仙山樓閣及端陽競渡圖結構邃密筆若懸絲刻畫精整幾無剩義其徒李公又其次也復有夏永字明遠者以髮繡成滕王閣黃鶴樓圖細若蚊睫侔于鬼工唐季女仙盧眉娘于一尺絹上繡法華經七卷明遠之製庶幾近之余遍

考博雅家言無所謂夏明遠者絕技如此而姓字不傳可乎因附著之

精於界畫者不但以筆墨從事兼通木經算法方能爲之空繡之製至明已失其傳若仇十洲之精工秀麗幾於棘猴玉楮然須規撫舊本方能譽擅出藍非匠心獨運也嘗觀吳文中所畫臺榭車馬種種臻妙卽複閣重樓次第不紊北宋畫格於此君尙存典型且兼人物山水非若恕先孤雲之專門宮室也

黃子久天池石壁圖

黃子久畫蘊華之韻溢於毫素爲士氣建幢石田元宰兩先生繪事由此發脈此天池石壁圖乃烜赫有名之蹟流傳多贗本其眞蹟舊藏金沙王宇泰家董思翁于萬歷甲辰歲游茅山過訪宇泰披閱此圖極其欣賞以爲烟雲

生動林壑虛閒誠篤論也宏光間余與董長公孟禮同仕於朝獲觀其所攜畫亦有天池石壁圖經思翁標題與此夔異殊乏韶秀之色故容臺集評石壁圖不大許可蓋指所授孟禮本也董公見法書名畫隨筆品題即爲人藏弄鑑裁餘韻往往散見於金題玉躐中集之所載什一耳若以評駁別本之語強擬此圖不爲黎邱之恨者幾希

黃子久畫

國朝繪事不啻家驥人璧矣至於氣韻生動應推沈石田董元宰遯兩公盤礴之源俱出自黃子久子久畫秀潤天成每於深遠中見蕭灑雖博綜董巨而靈和清淑逸羣絕倫即雲林之幽淡山樵之縝密不能勝也當時松雪雖爲前輩惟以精工佐其古雅第能接軫宋人若夫取象於筆墨之外脫銜勒

而抒性靈爲文人建畫苑之幟吾於子久無間然矣今之畫史稍知舐筆輒
署款云仿大癡此不過望塵逐影已耳亦曾窺其遺蹟之一斑否乎然不如
是不足以見子久畫道之宏遠也

論曰昔人謂畫能使人遠非會心人烏能辨此子久每欲濡毫則登高樓
望雲霞出沒以挹其勝故其所寫逸趣磅礴風神元遠千載而下猶足想
見其人世傳年八十六歲不知所終皆以爲仙去云

子昂子固畫品

觀子昂畫穎泓秀拔嫣然宜人如王孫芳草欣欣向榮觀子固墨梅水仙則
雪幹霜枝亭亭獨立如歲寒松柏歷變不凋志士寧爲子固弗爲子昂

王叔明

叔明爲趙文敏甥畫師王右丞書宗鍾太傅不涉鷗波蹊徑然靈秀之韻得之宅相爲多極重子久奉爲師範一日肅子久至齋中焚香瀹茗從容出已得意畫請教子久爲山樵從其匠心處復加點染爲林巒秋色圖遂覺烟雲生動世傳爲黃王合作

倪雲林

雲林畫以荆浩爲宗蕭蕭數筆神仙中人也閒有林壑似李成而寫人物及著色者百中之一耳其盤礴之蹟寓深遠於元澹清穎蕭灑得自先天非後人所能髣髴

梅道人

余見元畫揮染之餘題詠於幀首者不一而足鳳翥鴉塗妍媸並列亦是文

人習氣惟梅道人畫秀勁拓落運斤成風款則墨瀋淋漓龍蛇飛動即綴以
篇什亦摩空獨運旁無贅詞正如獅子跳躑威震林壑百獸斂跡尤足稱尊
董文敏孫文介書品

阮千里善彈琴人聞其能往求聽不問貴賤長幼皆爲彈之神氣冲和不知
向人所在余曰此董文敏書品也戴安道亦善鼓琴武陵王晞使人召之安
道對使者破琴云戴安道不作王門伶人余曰此孫文介書品也然安道之
峻不如千里之達

書家餘派

晉唐而下書家烜赫者無如蘇長公趙松雪董元宰然三公同時皆有臨池
餘派以演其傳如優孟之於叔敖抵掌談笑併其神情似之能做東坡者則

有高述述丹陽人名不甚朗朗與坡公同時書法惟肖乃附之以傳子昂傳燈則有郭天錫天錫名畀京口人嘗手書松雪齋詩一帙適逸精潔宛入鷗波三昧其他詩文題跋散見於卷冊中駸駸與松雪並驅元季工趙體者未能或之先也元宰門下士則有吳楚侯楚侯名翹後改名易以能書薦授中翰爲諸生時思翁頗拂拭之書稱入室弟子崇禎癸酉余遊燕都適思翁應宮詹之召年八十餘矣政務閒簡端居多暇余時過從而楚侯恒在坐隅長安士紳祈請公翰墨無虛日不異素師鐵門限公倦於酬應則倩楚侯代爲之仍面授求者各滿志以去楚侯之寓堆積綾素更多於宗伯架上焉雖李懷琳之擬右軍不是過也惟知交之篤及賞鑑家公乃自爲染翰耳此三人者皆親炙名賢而入法之緒如歲之有閏焉

項墨林收藏

項元汴墨林生嘉隆承平之世資力雄贍享素封之樂出其緒餘購求法書名畫及鼎彝奇器三吳珍秘歸之如流王弇州與之同時主盟風雅蒐羅名品不遺餘力然所藏不及墨林遠甚墨林不惟好古兼工繪事山水法黃子久倪雲林蘭竹松石饒有別韻每得名蹟以印鈐之纍纍滿幅亦是書畫一厄譬如石衛尉以明珠精鏐聘得麗人而虞其他適則黥面記之抑且遍黥其體使無完膚較蒙不潔之西子更爲酷烈矣復載其價於楮尾以示後人此與賈豎甲乙帳簿何異不過欲子孫長守縱或求售亦期照原直而請益焉貽謀亦旣周矣乙酉歲大兵至嘉禾項氏累世之藏盡爲千夫長汪六水所掠蕩然無遺詎非枉作千年計乎物之尤者應如烟雲過眼觀可也

火浣布

東方朔所撰神異經南荒之外有火山晝夜火燃其中有鼠重百餘斤長毛二尺許可作布鼠常居大火中時出外以水逐而沃之方死取其毛緝織爲布或垢浣以火則淨魏文帝常著論謂世言異物皆未必真有之至明帝時有以火浣布至者是知天壤間何所不有耳目未接固未可斷以爲必無也戊子歲友人高文伯自金陵來示余火浣布一方色微白以手撫之則餘粉染指如弄蝶翅投之熾火中移刻布與火同色然後取出則潔白如故了無所損嗅之微有羶氣正類鼠毛織成

開元錢

余幼時見開元錢與萬歷錢參用輪廓圓整書體端莊間發青綠硃斑古雅

可玩背有指甲痕相傳楊妃以爪拂蠟模形如新月天啟三年南工部郎白
紹光職掌鼓鑄建議前朝舊錢非時王之制不應互用致泉壅滯悉宜追毀
以裕國儲大司空以爲然嚴禁民間無得以開元錢貿易凡有存者俱作廢
銅歸爐改鑄白君雖一時之見規畫利權遂使八百餘年流傳泉貝銷于烟
燼深可痛惜

晚季音樂

崇禎末年不惟文氣蕪弱即新聲詞曲亦皆靡靡亡國之音阮圓海所度燕
子箋春燈謎雙金榜牟尼合諸樂府音調旖旎情文宛轉而憑虛鑿空半是
無根之謊殊鮮博大雄豪之致楊仲修見周藩樂器因創爲提琴哀絃促柱
佐以簫管僮子以曼聲和歌纏綿淒楚如泣如訴聽之使人神愴不能自己

聲音之道關於氣運豈曰偶然

白兔

白兔瑞物也有一種相似者來自閩廣畜其雌雄頗能生育遇竹木器則嚙之如鼠損物識者曰此沙鼠也宋祚將終此物頗多今屢見恐非佳兆迨國變後罕覩矣

沙鷄

崇禎六年余遊燕都見童子持一鳥形若斑鳩問之曰此沙鷄也昔日所無今來塞外千百成羣夜中燃炬照之向明飛繞黠者以棍擊之旋空而墜俯仰纍纍今默念邵康節聞杜鵑於洛陽預知南人作相天下多事此鳥由漠北而入中原不無烽火甘泉之警十餘年間四郊多壘而鼎移社屋矣

文臣玉帶

明之文臣雖入內閣未晉公孤不敢繫玉至於尙書之加銜一品乃異數也南都擁立自輔臣以及六部尙書都御史無不加保傅銜者其武弁之濫恩尤多余與董孟禮祖和待漏朝房見腰間之白盈於御路孟禮謂余曰賜玉乃從來重典文臣尤關氣運倘滿八條則天下亂矣未及半年播遷版蕩果驗其言孟禮蓋聞之乃翁元宰先生云

陸文裕公深云本朝文班玉帶不過五條

絲燈記略

絲燈之製始於雲南宏治間邑人潘鳳號梧山善丹青有巧思隨楊文襄公至滇中見料絲燈悅之歸而煉石成絲如式倣製於是丹陽絲燈達於海內

余歷北平金陵維揚蘇浙素稱繁華之地屢逢燈節遍閱千門火樹碧映珠輝訪及雲南絲燈稀如星鳳豈因梯航萬里艱於郵致乎燈雖種種唯料絲之光皎潔晶瑩不啻明珠照乘寰中之點綴上元者曲阿稱最焉近日里中王又元巧翻新樣鏤玉裁雲妍雅精工出人意表可稱絕技然梧山乃造燈鼻祖云

宋硯

建炎已酉宋高宗避兵航海凡上方所儲貢硯載以自隨拍浮滄波徘徊島嶼於斯時也風鶴傳警陽侯震蕩隨行舳艫往往飄沒硯之淪於波臣者不知凡幾厥後漁人蜒戶偶或得之流傳閩廣奚啻天吳紫鳳嘉靖間福建許姓者常估於蘇過文仲徵玉蘭堂見案上一硯文頗珍重許曰此硯閩廣是

處有之文笑曰此宋貢硯也乃端溪舊坑豈易得哉許知其說逾歲即攜宋貢硯二十方過姑蘇文見大駭因歎至寶何以若是之多也文易其四十人爭購之頗得高價嘉靖乙卯許復攜三十方欲仍往姑蘇以覬厚直時海上倭寇猖獗乃客於金陵爲都中士大夫所貿詢其所自皆由古寺中得之或見於鄉村訓塾蓋宋室將衰遷於南海故閩粵是處有之不但高宗所攜也

墨考

古延州石墨可磨汁而書晉陸雲與兄箋云三上臺藏曹公石墨數十萬觔燒之可用然煙觀此語則石墨未必可磨亦如松節之燃脂作墨也至漢始有隄糜之名唐始有松煙之製至李廷珪始用腦麝張遇始用金箔廷珪父超乃奚姓唐末與其子自易水徙居於歙遂爲歙人南唐賜姓李氏則歙墨

之源其來久矣珪弟廷寬寬子承宴宴子文用皆世其業唐則祖敏奚鼎奚
蘄陳朗王君得宋則潘谷潘衡張遇朱知常葉茂實葉世英劉士先皆良工
也宣和帝以蘇合油搜煙和墨雜以百寶金章宗購之每兩黃金一觔欲做
不能歎謂墨妖紹興間高宗命戴士衡造復古殿墨識以雙角龍文乃侍郎
米友仁筆宋多右文之主而徽廟思陵稱最焉元朱萬初全用松煙蓋取二
三百年摧朽之餘精英不泯者毓日月而飽風霜非凡材也虞奎章贈以詩
云霜雪摧殘澗壑非深根千歲斧斤違寸心不逐非煙化還作元雲繞紫微
國朝則方正邵格之羅小華皆擅能墨數小華名龍紋新安人嚴分宜當國
爲其子大符幕賓授中書舍人嚴敗伏法所製墨糜玉屑金珠以爲珍異神
宗游情翰藻訪及羅氏墨中涓重賞爭購等於圭璧焉厥後織造內臣孫隆

製清謹堂墨款式精巧劑料極一時之選曾進上方神宗愛重之新安方于魯程君房以治墨互相角勝所彙墨譜倩名手爲圖刻畫妍精細入毫髮程作墨苑以矯之兩家遺編至今傳爲清玩蓋于魯微時曾受造墨之法於君房仍假館而授粲焉程有妾頗美麗妒而出之正方所慕也乃令媒者輾轉謀娶程公訟之有司遂成隙未幾程坐殺人繫獄疑方陰嗾之故墨苑內繪中山狼以詆方然以墨品人品論程終不能勝方耳趙駕部清陽造遙香草堂墨可與方程並驅近時吳去塵頗以墨稱余在金陵見去塵墨眞者十一贗者十九錦囊漆匣徒以眩觀於臨池奚當焉

墨考緒言

蓋自蝌蚪漆書變爲隸體而墨尙矣莊子謂宋元君將畫衆史皆至舐筆和

墨漢尙書令僕丞郎月給隄糜墨大小二枚至韋仲將而搗煙和膠之法始備蕭子雲云仲將之墨一點如漆想不虛也有祖氏者居易水爲唐之墨官雖他氏之墨必藉其姓而傳之廷珪之父超亦易水人也故易水之墨以久特聞若太行濟源王屋亦多佳墨焉古法煙必松炤膠心麋角蓋墨工之良咸粹於名山大川明興新都獨以墨鳴他方無能勝之者余嘗試宣廟龍香但馥而不黝尙遜新都中駟也詎非珠麝浮於桐燼乎昭代硯不及唐箋不及宋即筆亦無宣州毫之圓雋惟墨之道超潘駕李差足爲藝林吐氣余縱不工八法每遇名墨則喜而藏之雖蹈李公擇磨人之誚所不辭耳

石墨出南雄府始興縣沈散小溪巨細短長一如墨式以端硯發之可寫

字可畫眉

終

登錄號 131607

類碼 908.1/4435

v.10

卷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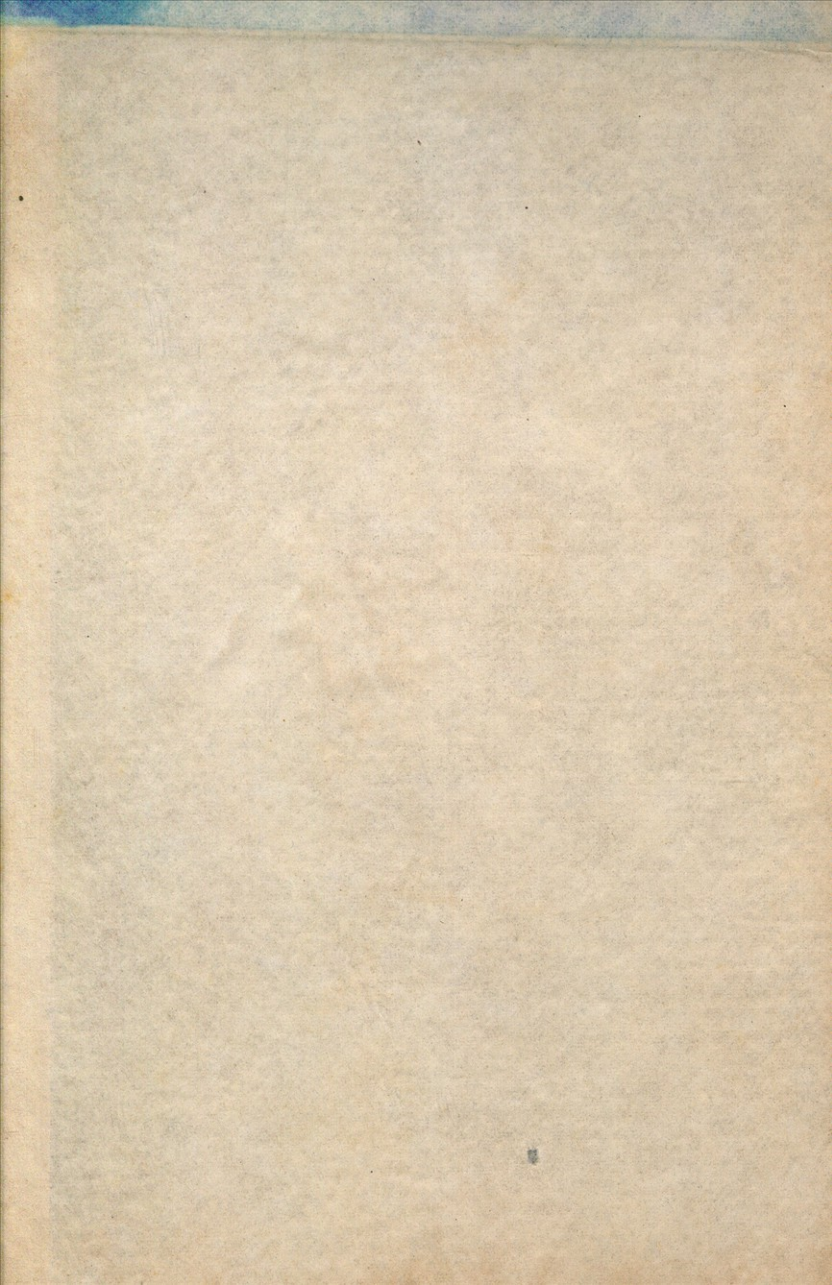
備註

限館內閱覽

注 意

- 1 借閱圖書以二星期為限
- 2 請勿圈點、評註、污損、折角
- 3 設有缺頁情事時請即通知出納員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



3 1111 000867133